

16

金壺七墨

黃鈞宰著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新學社

PDG

金壺七墨提要

自古聖賢性理之書每令讀之者懨懨欲睡而稗官野史又喜託之神
仙鬼怪以逞其不經之談此通病也鉢池黃天河先生處前清咸同間
以詩古文辭名於時簿書戎馬之餘出其耳所聞目所見者著為金壺
浪墨遊墨逸墨戲墨醉墨淚墨等篇舉當日河漕鹽礦錢法厘金諸利
弊一以主文譎諫之筆出之而於英人之五口通商洪氏之一夫倡亂
紀載尤為詳盡微而顯婉而多風其詩與春秋之意歟若夫遺聞軼事
有關於忠孝節義及足以警罪惡而醒癡迷者則長言永歎發為詩歌
又屢見不一見焉他如山水登臨朋儕宴會興之所至輒以韻語記之
是殆其餘事已故七篇中有文有詩有詞有傳奇而醉墨一篇造語精
粹直逼諸子有清一代自康乾而後二百年來無此作也然則是書也
以之作小說觀可以之作子書觀作史書觀作經書觀也亦無不可又
豈搜神誌怪諸書所得而望其項背哉吾於是歎觀止矣

序

自來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人以傳之尤必賴抉隱闡微之筆以表彰之我朝開創以來承平二百餘年其間文人才士凡有著述雖零統碎錦莫不足以陶情淑性有功世教乃咸豐間髮逆紛擾四方之士幾不暇耽情筆墨而鄉里中忠孝節義之事恐湮沒不彰矣况江浙為人文淵藪懷奇負異之輩不可計數鉢池黃君天河才本捷天筆能扛鼎爰就同間所見所聞掇拾成書類分七種名曰金壺七墨而其一種閒情別致異想奇思有令人執卷披吟而愛不釋手者古之人惜墨如金而黃君則曰浪墨曰逸墨曰遜墨曰醉墨曰戲墨曰淚墨凡所以可歌可泣可喜可怒諸情事齊藉一壺之墨汁噴灑焉而成錦繡墨之為功大矣哉何得曰浪費筆墨乎余讀黃君書因不禁濡墨而為之序

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冬至日錢塘繩伯洪葆榮書於海上稽古樓之南窗

金壺浪墨目錄

卷一

熙朝財賦

南巡盛典

白首完婚

投火救父

丐女貞烈

王九

鹽商

漕弊

果勇夫人

河工

辛學使

綱鹽改票

堪輿

金陵懷古

陳在衡

神保湖隄

試行海運

王孫

煙草

卷二

廣東夷變

英吉利

煙費

蕭湖

篆香樓

陳關陣亡

關公軼事

強項

送別詩

粵師誤勝

白旗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林公書

漢奸

王廉訪

疲兵

伍紹榮等

英國被兵

平陽中丞

塞外尋親

定海再陷

余步雲

漫河夜行

卷三

將軍

某太守

宗感澤

吳淞之變

吳淞從殉

蛇魚避災

周止庵

邊事詩

懊惱詞

淮關

八大寺

戚先生

水患詩

銀價

瓜洲警信

鎮江之亂

丹徒生

舞刀

江壽民

偽囚荷枷

平山堂

劉中丞書

周林

老農

吹蓬賦秋雲

卷四

州縣積弊

元夕觀燈

木工

吳門秀士書

鬼劫

教匪遺孽

擒匪初起

董阿虎

荻莊補襖

牀下星光

學可齋詩

周生

王甲

漕變

洪秀泉

鄉閭章程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棲霞

燕子磯

報恩寺

秦淮

靈谷寺

宏濟寺

石城橋夷人

試院旗竿

牛女詞

卷五

十二紅

劍秋題詞

里婦

汜光湖神

胡孝廉

瞽者

大悲閣

醫理

賈明府

紅雪

山陽賑獄

孝女

鐵犀

苗寨

人化虎

附黔粵山洞諸蠻

獠狔洞人

猿人

獐人

狼人

聽秋閣詩謹錄

婢代女嫁

又

樓上魚

捉迷藏

說鬼

起蛟

九秋詞

卷六

車夫

狼

雁

猾

附北行目錄七則

灘上

寶峰寺

天震井

東省諸山

同人詩句

題壁詩

河間

肩子硯曲

京師形勢

騙婿

軍機章京

崇效寺

陳釀和

西山

附西山游記七則

戒壇

活動松

空山應響

大星

夜色

石礎

酒樓

渾天球

關節

關廟香火

神將應值

拈花寺

棋盤街

梁家園

陶然亭

內人

雜詠詩

薛執中

洗象

懷挾

安瀾

金田

鵲橋仙

卷七

吳卿憐

勝一先生

少文畫

推測

拳法

翰林院古槐

河純詩

學圃聽歌

詩詞傳誦

京師天主堂

癡狀

劉第五

象秩

連橋放糧

野宿

到家

乞丐報恩

王同知

永安州

荔浦

打虎將

蓬窗讀史圖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犯

睡獸

天主

國號

異稱

論媚

帝王有真

承天

改姓

淫亂

良心語

綽號

食人

養子

僧道

尼

點將錄

溺愛

金

打草殺

相

嗜好

名

牛李

鍾邾

衣

九龍

卷八

沙三

雙鶴

出江遇風

為山

買夢

旋渦

蘇寓雜詩

巧合

離鸞曲

掃塔

平陽公

趙芥堂

質兒行

鄭明府

隨園

夢呼么

茗香亭

公主

災民

醜女守志

合龍

金龍四大王

積薪

金壺遊墨目錄

卷一

徐警

武昌初陷

金陵被圍

洪大全

孝丐

雙溝

清河

紀變

海州

銘

孝廉方正

九節銅彝

樓船

四舟子

地道

陳玉標

三靠

閏七夕

王魯生

簡生

劉秋舫

李九

張炳垣

楊漕帥

錢江

紀事雜作

卷二

大錢

車蘭雪

劉李交

祈雪

銅廠

鐵鑛

祖錢

鈔票

張保

門外漢

伶人

帥石芝

烏塔二公

浦上園亭

魚龍

小兒

跛足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鐵鎖

仙桃鎮

蛇山

指配

義妓

考試女子

陳氏女

女賊

男妾

妖術

諸色人忠義

易伏

石鐘

鳧雁

反令

鄭通判

吳逸香

性理

南行

長蛇

犬

賊首內亂

北軍凱旋

卷三

奇女子

武殿元

某孝廉

奇孝

伯兄殉難

溫明府

又

李杰

借闌

適園

談夢

視鬼

候仙

鴈足

杭州初陷

淮警

吳觀察

大營兵潰

馬總鎮

張提軍

卞明府

卷四

何制軍

王貳尹

婁判

姜少汀

烈女

分米

李國泰

松滬雜作

蓬窗話雨

感興

詞

夷館

玻璃

鼈子壘

大雪

總統張公佚事

雙燭

殺鬼

合璧

劫典

泛海

驢索

兩軍門

孫文鳳

玉蟾生

窖金

奇報

詩帖

瘞文

卷五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孫谿唐節婦家傳

唐節婦贊

歸葬遺骸記

祭唐節母文

重建東暉橋記

重建東暉橋記

唐母橋銘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賦唐節婦事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集陶

安甘廬記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

金壹逸墨目錄

卷一

鏡歌

禽言

李觀答書

周師孔

祭文

徐都堂

杖馬

賣草

吳夫人

陳東山

斷碑硯

乘槎記

盾鼻錄

義伶

孝伶

又

天籟

絕句

晚學齋詩詞

卷二

洞元鏡

珠帳

心血

女主

輪船

火車

賽舟

煤汽

水龍會

長人

金箔作

瓜子

聖教

賽珍會

放魚

景觀營

補圖

楊廣文

異物

大理

世德錄

金壺戲墨目錄

蠅卦

食鹽

富貴

新臺

弔喪

改唐詩

牝牡

稟辭

小東方朔

金山縣

懺鼠

寫真

面具

矮射

算賞

巧對

天青緞

炊飯太守

長毛

讓妻

遊戲詩

六郎

三元宮

孫生

尾號

老爺

楚漢

贈聯

蝴蝶會

木蛋

教宮曲

未入

撞車

琵琶

遣嫁

袁癡

鼻壺

金壺醉墨

金壺淚墨

心影上

琴園夢略

心影下

鴛鴦印傳奇始末

金壺浪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熙朝財賦

壯盛而憶童稚之年。羈旅而思鄉園之樂。亂離初定。而追溯昇平。如夢如雲。愴恍不可復記。同治甲子冬。籌議善後百事。易而集賢最難。軍興以來。行鈔票鑄大錢。抽釐勸捐。按田科費。蓋理財之計周矣。因憶道光甲午春。里中諸前輩。過訪先君。各述熙朝盛事。與夫財用豐嗇之原。今猶畧約識之。國家歲入帑金。四千五百萬。以地丁為最鉅。關稅鹽茶雜課次之。歲出兵餉官俸漕船河工。與夫太常光祿理藩官牧所需。恆在四千萬以內。故國初歲有贏餘。聖祖躬行節儉。與海內相休息。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蠲租減賦。史不絕書。而庫藏充裕。世宗繼祚。清釐天下糧賦。整齊而振作之。戶部實存銀六千萬兩。直省倉儲米稱是仁育義正。洽然太和。督撫奏報芝草生。慶雲見。河清麟出。麥秀雙歧。諸瑞駢至。由是鴻禧疊福。民豐物阜之盛。萃集於乾隆六十年中。純皇帝天縱神武。式廓宏規。前二十年。積累尤富。及平伊犁定準部。又歲加文武養廉。輒以鉅萬計。方是時海宇安集。甫及百年。承勝朝廢弛之餘。朝野規模未遑潤色。於是廣制作。興土木。內則宮室衙署。外而城郭隄堰之屬。莫不脩廢。

舉湮增飾崇麗。凡此均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西南兩苑。暢春清漪靜宜諸園。熱河盤山各山莊。又因祝釐而創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建須彌福壽之庵。平準夷興黃教而築普樂安遠之寺。是則不用正帑。取諸內庫羨餘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偉乎盛哉。煥一朝之體制。壯萬國之觀瞻。煌煌乎定功保大之規也。洎乎嘉道之間。一平川楚。再定回疆。歲入之數如常。而經費告絀。遂開捐輸事例。有豫工籌餉等名目。沿至於今。近年江南水災。捐賑至百數十萬。則優請獎叙。上年京畿荒旱。潘氏獨捐萬二千兩。則特賞舉人。廣招徠。示鼓勵也。蓋自宣廟踐極以後。承平又數十年。饑饉間至。官吏雍熙晏然。以無事為福。先人有言。生乎今日者。祇知今日之樂。而不知疇昔之樂之更勝於今。宜乎諸老談之而有餘慕也。

南巡盛典

同郡程翁年九十。親見乾隆中六度南巡。省方問俗之外。大要以東南水患為先務。先是康熙間南巡亦六次。凡清黃兩工。擇要興修。指示機宜。委曲詳盡。至是遵守成法。分別堵濬。以小民身家之事。上煩九重。壽畫生斯土者。宜何如感激涕零也。辛未丁丑兩次。翁年尚少。其後四次。為壬午丙申庚子甲辰。厯厯言之。聞者色舞。先期督撫河漕諸大吏。迎駕於山東藩

運兩司有財賦之職者。飾宮觀。備器玩。蓮花石采。繪鏤爭奇。闕巧經費不足。取給於鹵商。道府以下。治河渠。平道塗。脩橋梁。繕城郭。武弁飭行伍。新旗幟。丞簿之屬。緝盜賊。贍窮困。以示太平。鑿輅既及河上。留從騎之半於東省。乃御舟渡河而南。於時并翳將道。勾芒扇芳。神人協歡。魚鳥偕暢。則有屬車。連擊列校。雲馳羽蓋。指星寘旗。晃日扈從。文武絡驛。河干。矐髮黎氓。紅女黃童之衆。匍匐瞻望。層集而無諱。然後蒼龍負舟。赤蚪夾岸。樓船先引。文鷁偕征。但見一片黃旗。安流順發而已。翁又曰。予以年強力健。幸逢鉅典。不欲遽歸。同人步往揚州。以觀臨江之盛。至則闐闐高敞。旌旆遠振。達達錦帷。闌闌繡幕。文鵠雲霧之綺。金蠶藍碧之緋。步障非金谷可方。亭幔豈武夷所擬。蕭蕭旣發。權歌遠揚。金石鏗鏘。宮商縹緲。大江南北。板耄提攜者。莫不袂帷汗雨。山朝而海歸。此第觀乎道路之光景。而離宮別館之中。固不可得而擬議也。願聞諸左右侍從之臣曰。天下殷富。莫踰於江浙。江省繁麗。莫盛於蘇揚。觀於行宮所在。附以寺院之廣。陳設雖侈。供帳雖繁。六膳三漿。雖極豐腆。然竭乎諸守臣。媚茲之力。而不足以當聖天子之遊觀也。至若黃幄觀兵。綠營校武。侍衛兜餐。而肅立將軍佩劍。以前趨五緯分芒。八風吸響。激火珠而沸海。掣金汁以排山。十盡十決之師。七縱七擒之陣。靡不逞雄鬪。揆獻材武於一人。又如日麗風和。宸情暇豫。揮翰則雲旆舞鳳。臨池則繡網投魚。

罕車為校獵之資。小葦作登山之具。凡意念之所及。皆備豫以相需。及于陵。鳥下潛。華燈大起。虬膏助蠟。鬚背支銅。蛟蚪展甲。以鬪珠。後狝張毛。而吐鹹。驛驢則鞍鞵煥采。輪鯁則波浪騰輝。別有銷帳。艷姝。鞦韆。舞伎。依童。鮑老。百戲。或流乃積日以為常。恆中宵而未已。上念扈蹕。小大暨江浙文武。從公勞瘁。賜燕會。酬加恩。兆民。賚予粟帛。學士文人。布衣方外之屬。進書獻畫。望澤希榮。於是召見。賜金。獎文藝也。灑翰給匾。勸紳寮也。祭神禹禮。明陵。遣祀賢良諸臣。及所過名山大川。所由。幽明。父洽。而華夏協和也。迴鑿至浦上。河工告成。安瀾普慶。不惜帑金。鉅萬。卒以拯下河七邑生靈。蓋艮岳巡方。行慶施惠。國恩浩瀚。為普天率土所同然。而聖人。不以無事。勞民。帝心。尤以大河為念。則惟淮揚兩郡。受澤尤深。云。明日。次其語。就翁損益而存之。時道光乙未。天中節也。

白首完婚

同邑程允元。少遊直隸。議婚於劉氏。未娶而歸。留玉環一雙為聘。女父登庸。書庚帖付之。約以三年為期。及允元抵家。而登庸卒。女幼。夫母。至是益貧。獨轉徙天津。靡所依恃。鄰人妄傳允元死。將以為科女聞之。朝暮飲泣。誓以身殉。而苦無確音。或微言諷令改字。則哽咽不食。毀容素服。屏居危廡。以餓。甫度日。備歷荼苦。蓋南北音問斷絕者三十餘年。先是允元家居。

怙恃繼歿。久不得登庸。耗又極貧困。屢欲踐約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至。元亦執義不納。他日附糧艘。課徒北上。行抵天津。聞有貞女劉氏。隱跡尼寺中。詢之。果登庸女。玉環在耳。元亦出庚帖為證。鄰里皆喜。促議婚期。而劉女不可。曰。吾守父命。吾夫吾心耳。違暮之年。行將就木。豈有五六十年老女子。作新婦妝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至署。使春屬再三勸慰。助以奩金。鼓吹送歸。元所合卺之夕。兩新人偃僂成禮。鬢髮如銀。搔相扶持。與花燭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託為僮事。事聞于旌。建坊曰義烈。他書載此事。謂劉夢觀音于九孕而生子。則天下所未聞也。

投火救父

劉孝子布向。從父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燄橫飛。里人救火未歸。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夜。火及孝子屋。孝子父突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遺像。不得出。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冒火入。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諸人。復跳而入。鬻彼從之。久之亦不出。時風急火猛。烟燄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牆地。頗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固無恙耶。亟覆水為路。負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不釋手。孝子牽父衣。額半焦矣。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無人。公等再緩頃刻休矣。後數年。父病。孝子進

股肉而愈。及孝子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割股。刀鈍血濡。縷又從而翦之。而孝子竟不瘳。至今鄉里責子者。每曰。汝曷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孫當亦孝汝也。

馬女貞烈

邳州女子丁氏。年十六。從母馬於淮。嘗獨行。過李榮門。榮曰。少艾如此。何馬為。從我不。惠不溫飽。女正色曰。我有姑家。遂行。榮給曰。止。汝母安往。吾昨令浣衣。曷為不來。女曰。與我將去。榮誘入。挑之不從。與之食。不受。閉諸室。而強之。女乃大號。榮怒。塞綿於口。捷之。垂死。夜縛以石。投諸泮池。明旦。或從池畔。過見有人浮水上。近之。女也。而石繫如故。大驚。而呼。榮之隣。識是石也。白官逮榮。論罪如律。士夫立石女墓。請祀節。然而厚卹其母。還邳。天河生曰。史載烈女。大率世家巨族居多。安有糶米及於乞馬者乎。即此見吾鄉先進之厚。烏海內懿行。湮沒不著者夥矣。肉食者鄙。直謂蓬華中無淑女。風塵中無傑士耳。嗚乎。

王九

小說所載活無常。淮揚謂之勾使。鄰人王九。克是役。夜卧解衣履。戒人不得移動。動則長睡不復醒矣。每與老嫗范氏。說陰律。乃山油鑊。確乎有之。予兄弟笑以為妄。九曰。君勿爾。鬼神依人而行。無在無不在。指空虛廣漠之地。而羣以為神。則真有神矣。况諸佛菩薩。舉世所崇。

奉精誠所萃。能無靈乎。佛與純根人說因果。神道設教。古人所不廢。其又何啻焉。是歲十月。先大母棄養。明年丙申。伯父繼卒。九謂范曰。疇昔之夜。汝知之乎。太夫人一生慈善。已登仙班。冥官以汝主孝行感神。故命我來召引。范不信。且詰其狀。九曰。是夜我初至。格於門。不得入。會有頤而長者。叩門問疾。乘其隙。入至後堂。汝抱女公子立某所。諸嗣君某哭某跪。口何言。手何物。某某者奉衣衾。具衰絰。逐逐往來。信乎。范憶是夜。若有擊其衣者。故秘之。而問九云。若見我。而不使我見。何也。九曰。我掣汝袖。汝回首四顧。庭隅焚冥燭。有星火繞汝髻。端不復記耶。若不我信。今廳壁猶有掌痕。衆怖其說。赴而視之。則五指赫然。其紋畢見。所謂頤而長者。姊夫丁霽初。實以夜來。

鹽商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計之。場價觔止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愈遠愈貴。鹽色愈雜。霜雪之質。化為緇塵。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日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而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脚公用。額定七十萬。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

半二也漢口岸費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即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
大憲緝捕犒賞又養養之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家宴而歲
需三萬金總商謁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率由總商妄立名目取諸衆商
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其浮冒無忌類如此由是侈靡奢華視金錢如糞土服用之僭池臺
之精不可勝紀而張氏容園為最著一園之中號為廳事者三十八所規模各異夏則冰銷
竹簟冬則錦幙貂惟書畫尊彝隨時更易飾以寶玉藏以名香筆墨無低昂以名人鑒賞者
為貴古玩無真贗以價高而缺損者為佳花史修花石人疊石水木清湛四時皆春每日午
前縱人遊觀過此則主人兜輿而出金釵十二環侍一堂賞花釣魚彈琴度曲惟老翁所命
左右執事類皆綺歲後重眉目清揚語言便捷衣以以色列食以鐘朶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終
世茫然者不知凡幾梨園數部承應園中堂上一呼歌聲響應歲時佳節華燈呈燦用蠟至
萬數十觔四壁玻璃射之冠釵莫辨祇見金碧照耀五色光明與人影花枝迷離凌亂而已
其埒於容園者若黃若程若已莫不闌靡爭妍如駉之靳不數年而資本日絀虧及公款朝
廷借帑助之定法兩年三運後則一運兩年積習既深外腴中瘠愈斲愈深而做壞不可為
矣

漕弊

丙申丁酉間侍先君讀書聞聞鹽漕河工諸事隨筆存之以識梗概制軍陶公有言漕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由於沿途公用及通倉胥役催趨員弁索費於旗下故厯屆免漕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久視為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免為挾制之端以捐勒通關為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則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橫行莫敢正視旗丁之牙爪也衛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免期互為狼狽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取於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取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節雨耗蠹書差保賧削無藝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攤捐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額項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額愚之百姓亦無由悉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為無因其病民蠹官大為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已或田無一畝邑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索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竟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豈州縣虛報為支銷地耶抑果若是之多耶噫其甚矣

果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本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為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秦女也。果勇任甯陝總兵。夫人歸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即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甯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噴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圍城。擄攘官民眷屬。晝夜驚竄。反依夫人為逃。死數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即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者。性苛刻。眾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眾意乃釋。黎明。叛眾請見夫人。奴輩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敵涕泣而憊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眾人何尤。連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眾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即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次第啟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眾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

恃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眾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刀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盪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即轉盪盪盆去。眾審視良久曰。且為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遠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即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勦。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蓋屋得燮堂書。知夫人已往興安。即馳往石泉。撫賊解罪。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眾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甯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為請。實以試主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托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眾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遂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神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間。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連責大芳。恐降眾離心。故遣某等探候。果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

廢法。知而加誅。則夫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果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村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其智畧英果類如此。方叛兵之就撫也。廷議以果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辛伍為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果勇籍貴州。被職自捷為南歸。舟子愠。懼鹽。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况數奇。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喜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為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天生曰。情流為欲。一語勝於理學家數百千言。乃得之閨閣中乎。跡其制事之明。即以心淨故。見義之勇。即由遏欲故。偉乎。非果勇孰能匹此而無愧者乎。

河工

南河歲修銀四百五十萬。而決口漫溢。不與焉。浙人王權齋。熟於外工。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費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瀾。十用四。三。足以書上考矣。其餘三百萬。除各廳浮銷之外。則供給院道。應酬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至丞簿。十把總。胥

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修積弊。各有傳授。某促則削浜增項。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塚。即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藏。當局者張皇補苴。沿為積習。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十數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肩摩轂擊。甚盛也。曲廊高廈。食客盈門。細故豐毛。山腴海饌。揚揚然意氣自得也。青樓綺閣之中。鬢雲朝飛。眉月夜調。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十百家也。梨園麗質。貢媚於後堂。琳宮緇流。抗顏為上客。長袖利屐。蠟盞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然而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未嘗有揮金於室。開礦於山者。艾捷華身。而河流飽腹。自上下下。比物此志也。

辛學使

近時學使振作文風。銜鑑精當。以周公系英為最。整飭士習。扶植單寒。以辛公從益為最。凡懷挾冒替。文場中作弊弄法者。懲之必嚴。因人牽涉。及事無左證。橫被詆誣者。庇之必力。故士林畏而感之。江南抗漕案起。制軍陶公謂生監不食漕。則州縣不浮收。公謂州縣果不浮收。則生監必不食漕。文移往還。互相詰難。保全甚多。制軍奏疏有云。徇眾沽名。其事順而易。力挽頽波。其事逆而難。即指此事言之。二公同官甚相得。因公而異。兩不失其為賢。

綱鹽改票

綱鹽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人占其利而不能保其利則幕賓門客等衆人分之船戶準行往往不領腳價轉賂商宅僕役圖謀裝載下至婢媪亦月有餽賄挾私鉅而得利宏也船抵漢口排列水次次第銷售謂之整輪或將待輪之鹽先期竊賣俟輪到買私填補謂之過籠蒸糕及鹽已賣盡無力補買則捏報淹銷暮夜鑿沉其船以滅迹謂之放生陶雲汀宮保深知其弊創立票鹽法凡富民挾貲赴所司領票不論何省之人亦不限數之多寡皆得由場憲計引授鹽仍按引地銷行而羣商大困怨陶公入於肺腑編為葉子戲貌其家屬又一人以雙斧斫桃樹妄立名目以肆詆譏宮保據實陳奏不避勞怨毅然行之而鹺務為之一變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連雲牆壁壘石為基煮米屑磁為汁以為子孫百世業也城北水木清華故多寺觀諸商築石路數百丈徧鑿蓮花出則僕從如烟駿馬飛輿互相矜尚其黠者頗與名人文士相結納藉以假借聲譽居然為風雅中人一時賓客之豪管絃之盛談者目為小揚州改票後不及十年高臺傾曲池平子孫流落有

不忍言者甚日繁華賸有寒菜一畦垂楊幾樹而已

堪輿

堪輿家言。儒者所不道。間有應驗。吉少凶多。予家前門。歷年已久。先人慮其傾地。議將改作。戚友皆曰。時近百年。不宜輕動。盍待其自敝而新之。獨曹鎮某君持才而傲。堅謂無妨。擇吉興工。前簷初啟。則有蛇一蟾一。盤伏於門板之上。蟾右而蛇左。各哺其卵。卵大如龍眼。二十餘枚。鄰人患瘡者。捕蟾食之。蛇則負傷而竄。又於祖屋之前。闢門於白虎陰宅之左。引水於黃泉。由是三數年間。喪老幼十有二人。道光十八年春。先君垂養年。祇四十有八。責志未伸。里人莫不歎惜。言土木者。皆以為戒。痛哉。或謂地理醫道。卜筮祈禳諸術。用之當而得福者。純少。用之不善。因而得禍。亟烈者甚多。要在習業之人。虛其心。慎其用。勿云祈福。先求免禍。庶乎不致誤人。然此輩執術。疏謀生急。信口欺詐。言人人殊。甚至徒毀其師。子譏其父。各持己見。彼此相非。而堅僻謬妄之徒。遂與操刀殺人者等。悲乎痛哉。先是予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宅之西有小圃。四時花木畧備。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為壽。命余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况味。如在目前。嗣是甫及三年。壘遭大故。家亦中落。而後此船唇馬背。關河風雪。於是乎始矣。書以誌慟。為天下執業者告焉。

金陵懷古

先君子斗南公。篤行孝友。績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甫冠。食饒。為文章。不趨時軌。屢踴

鄉闈。因肆力切用之學。凡民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擇近代掌故及宋元以來諸大事。不戾於今者。參互考證。別為數編。及貢京師。將入都。而病作不可行矣。著有聽秋閣稿。大半散佚。不孝早孤。不知珍惜。手澤僅得之南北士夫所傳述。亦見先人行誼。信乎朋友者遠也。舊有應試金陵古詩八首。一時傳誦。辭云。西塞山高壓建康。吳宮花草憶孫郎。長沙轉戰功名薄。驃騎論才指臂強。赤壁同仇問瑜亮。白衣夫耳取荊襄。千尋鐵鎖成何用。早有降書到許昌。天子長安執蓋行。新亭回首泣神京。將軍會假安東節。兒輩重提北府兵。肯使功名收白望。翻因經畧誤蒼生。戎華未一長星見。聽徹桓家戰鼓聲。寄奴山下響瑯弓。虎步龍行入帝宮。唾手燕秦開大業。回頭孫子笑田翁。干戈宛轉緒王後。星月蒼涼狗肆中。記得零陵歸第日。夕陽無語下長空。徧體龍文一天加。丹陽徙去舊官家。十年未了昇平願。八友先將意氣誇。青鳥孤盤泣龍種。綠楊滿店廢蓮花。宮娥認得前家令。又接風流宰相車。鑄就金甌五十年。自成自敗亦堪憐。沈幾解辨檀溪竹。說法難開火宅蓮。一曲臺城猶有路。六時禪誦已無緣。傷心寫盡蘭成賦。無補湘東馬不前。花雨臺空幾度春。又從黃閣捨君身。貽謀已覆降王局。狎客誰當顧命臣。玉樹歌殘千頃月。秣陵秋老六街塵。如何做煞揚州夢。猶訪胭脂井畔人。潦泗飄零兩姓雄。金鐘飲罷出吳宮。諸天法曲三更換。米石漁舟一綫

通。殘夢不收天水碧。新詞能唱滿江紅。小樓一夜傷心句。目斷秦淮月影中。一統乾坤告太平。九天宮闕俯瑤宮。雲臺有將星辰列。鐘室無辜犴狴盈。却喜文孫傳祖訓。又從皇覺換僧名。千山萬水歸何日。夜夜英靈蔣阜行。建文遜國事。後人辨之。詩為一時憑弔之作。固不以考據論也。

陳在衡

同邑陳在衡先生。和藹有風趣。年六十餘。暮行郊野間。見二人籠燈前行。就火吸烟。久而不發。其一人問曰。君過百七未耶。陳訝其語。漫曰未也。其人曰。宜哉。陽氣未盡。故陰火不燃。陳悟為鬼。伴曰。世言人畏鬼。信乎。鬼曰。非也。鬼實畏人。陳曰。人何足畏。曰。畏。陳即長吸而呼之。二鬼退至三步外。張目怒陳曰。汝非鬼耶。陳笑曰。實不汝欺。吾乃與鬼相近之人耳。再呼之。各縮其半。三呼之而滅。

神保湖堤

淮陽兩郡。西臨洪澤。北枕大河。清口當河湖之間。為黃淮交匯之地。糧艘及此。蓄淮水於塘中。候至清高於黃。然後啟壩渡河而北。名曰灌塘。自黃河南侵。清口淤墊。淮水不能暢流。於是高堰山。時兩廳屬。堤長一萬七千餘丈。勢如建瓴。時時有決防之患。湖堤故有石壩。急則

啟壩洩水高寶湖灌入運河。又啟運河東岸之壩。洩諸下河民田。故厝在大汛時。遠近農民扶老攜幼。枕藉壩上。求緩一二日。以待收割。哀號之聲。徹於霄漢。不則長饑一舉而黃雲王粒悉付之洪流。巨浸中矣。往歲七月初。風雨大作。水溢於堤。啟壩而漲。不遽消。清決在於呼吸。廳營員弁。督飭夫役。冒雨搶修。疊浪狂飈。如山而至。危急間。防兵忽聞雲際馬鈴。往來馳驟。雷光閃鑠中。見有金甲神。從諸兵衛。舉刀揮水而西。頃刻迴風水減數尺。官民相慶更生。嗚呼。人事不齊。遂資神力。神之不保。將復何求。

試行海運

全漕之歲。糧艘渡黃者九十餘幫。計船四千五百號。期以夏初報竣。近則挽運漸進。京倉支放漸絀。於是英相國和。通籌漕河全局。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史長庚。請預蓄積貯。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議。大吏以采買多弊。窒礙難行。乃先將蘇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別奸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風。惟元人新道最善。今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縣測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為一段。第二段曰余山。為東出大洋之標準。第三段北向偏東。至海州鷹游門。是為江省洋面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

成一線雖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雜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東六段西北止天津。余山一名南棧與文登北棧相對。海行至此始見島嶼。東省百有五島。居民稠密。雖犬相聞。以榮城之石島為最。生長其間者耕種桑麻。男女婚嫁。與內地渺不相通。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謂十洲三島者。卽此類耶。大洋中以鐵盤定向。以更香計時。而深淺尤恃水托。乾鉛為鏤。繫以長繩。橫如兩臂。為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時吾邑關仲因參戎奉檄護送。是為我朝試行海運之始。

王孫

故同知王君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乞資於南河某廳。不應。又請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公夫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將至。王匿柴塚內。鑽穴以窺。故為呻吟憲軍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號。帥怒。命啟塚。積薪如屋。而中空。若懸磬。王跽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託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知今日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為竊薪。王指石塚曰。請以石試。復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餐。是非小人所竊矣。帥怒。欲劾某廳。某懼。求漕使關替。同為緩頰。乃已。實費二萬金。

烟草

烟草初出呂宋。繼產蘭東。自國初通行以來。烟量之宏。烟具之大。以紀河間為第一。嘗自京師赴海濱。攜烟一管。徜徉車中。比至。而餘灰猶未燼也。乾隆中。蘭州別產烟種。乾銅為管。貯水而吸之。謂之水烟。西洋諸夷。貿易廣東。窺我嗜好。會朝廷用師西域。蘭地二萬里。諸夷震懼。內不自安。而英吉利所屬之東印度。尤與後藏相近。乃踵和蘭謀。萬刺巴故智。始造鴉片烟。以敵中國。鴉片烟一名阿芙蓉。以罌粟汁和土為之。可以去小疾。先是海關稅課。列諸藥草。每觔徵銀三分。初無高吸之法。至是粵閩間。富室豪商。銀燈象管。不惜雕鏤之費。藉以炫新奇。習安逸。為供客飾觀之具。初不敢顯然陳設也。嘉道以來。漸及江浙諸省。官民皆知吸食。則外堂列肆。白晝卧談矣。販賣之地。暗市設於荒島。快蟹出於深宵。銷行日多。價值日貴。每歲白金出洋。見於奏疏者。至二千餘萬之多。於是鴻臚卿黃公爵滋。極言耗索之害。請中厲禁。得旨先行。欽差大臣赴廣東。嚴定科條。限期搜繳。並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直省督撫一律遵辦。販賣吸食。議罪有差。時通市各洋。如邪羅斯。彌利堅。法蘭西。素與英夷為壘者。莫不稱快。烟市為之少歛。

金壹浪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廣東夷變

初禁烟令下。大吏飭屬嚴查。官弁泄畚者多。非滋擾窮民。即奉行故事。徒為胥吏肥。已計耳。惟林公則徐由欽差總督兩粵。規畫周詳。雷厲風行。搜繳盡善。定法販賣者殺。輕者流。吸食者黜。期以三月不悛。分別刑責。又延醫配合藥料。施給貧民。西洋躉船。繳出烟土二萬餘箱。並所搜民間烟具。累篋連箱付之一炬。時通商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獨英吉利懼失重利。遂以索食為名。舉兵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等擊走之。嚴斷接濟。先後六戰。夷皆受創去。夷目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諸夷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上手勅報曰。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畏蕙先威。後德。控制良法也。已而英夷果反覆。又請停其貿易。並請沿海諸省嚴守備。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尚何足惜。公既奉諭。益慷慨任勞怨。英人窮蹙。屢撼公不動。則大懼。知粵中無隙可乘。乃改圖犯閩浙。初泊梅嶺。擾廈門。總兵曾建彪等擊退。遂由舟山攻陷定海。據之。掠甯波。窺吳淞。沿海騷動。當事不能禦侮。爭以激變咎公。因中傷之。代公督粵者為協揆某公。至則反公所為。而密輸款。

於夷人夷復舍定海去併力廣東

英吉利

英吉利一名英主黎地居大西洋自中國西北。歷俄羅斯法蘭西界。更越游牧諸回部。始抵英國邊境。距廣東近五萬里。自古不通中國。其後攻服五印度。拓土而南。附近諸夷屬焉。國勢寔廣。我朝自康熙四十二年。初弛海禁。諸蕃畢集。而法蘭西為最大。又十六年。英吉利始來入貢通市。嗣是雍隆間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止。因請於甯波天津各海口一體貿易。又求給珠山小島及廣東附郭地。居商存貨。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特命侍衛松筠公嚴衛南行。途中稱安謐。故事外夷商舶各有寄旋之所。惟兵船一入內洋。則立時驅逐。嘉慶十三年。英吉利兵船至粵。夷目度路利謂法國欺凌西洋。圖奪澳門。故遣兵防守。粵督吳公熊光以辦理不善。削職戍伊犁。十六年又以兵船至粵。督孫公玉庭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舛乃請遵約如舊制。窺伺之跡由來漸矣。二十年入貢。貢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崛強違之上不悛。會孫公述職京師。召見垂問。公奏英夷不能行中國禮。其性然也。其理事大班有司當冬者。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貢使即司當冬。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上問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

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窮。又安能強。臣愚以為該夷妄擬干求。當折以天朝法度。若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儀文。上大悅。優旨。復之。西洋諸夷。在粵通商者。惟英吉利國貨最多。尤多邪淫物。方儀徵阮公元之總督。兩廣也。即以嚴禁鴉片為請。如洋商必結夷人為中國患。遇事裁抑之。道光二年。英國兵船殺死民人二。公嚴飭洋人大班。必得兇犯乃已。夷目等聲言犯不可得。無已。則停貿易歸國可也。公聞之。即發印諭。言願歸即歸。天朝並不重爾貨稅。於是各船同日揚帆出海口。方是時。商民官吏皆皇皇。謂關稅自此將大絀。且慮激變為朝廷憂。公曰。國體為大。稅為輕。況索凶理長。不可為所脅。言者愈眾。持之愈力。已而探知出口之船。皆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遁。不得已。稟求回岸貿易。限期縛犯以獻。自是夷兵乃無敢妄殺人者。十年。朱公桂植督粵。夷人語不遜。公怒。毀其馬頭。乃大懾服。自二公去任後。兵船踵至。十二年。由粵而閩。而浙。至於江蘇。其酋胡夏米甲利。自稱衛護貨物。非有他意。風利即行。乃由江蘇弁兵押送南還。旋復折回東省。時閩督富呢揚阿。江督陶澍。山東撫訥爾經額。先後入告。上命嚴密防堵。不許轟擊搜檢。致生事端。仰見我國家慎重邊防。懷柔遠人之至意。然夷蹤狡譎。實為相度地勢。勾結奸民。散布鴉片而來。鴉片出於印度。印度之南海。幾與後藏緬甸相隣。惟廓爾喀夷間。

之土地自俄法西北極乎西南西洋諸夷與互市防之持嚴惟中國獨受鴉片之害其貿易廣東者率由印度浮海而至故往返較便云

烟費

廣東沿海礮臺曰沙角大角虎門橫檔烏浦二沙尾以及省河要隘基布星羅古人相度地勢聯絡聲援實為今人所不及內河則木椿鐵鎖載石沉船奏移高廉道駐扎澳門守以重兵嚴禁奸民相勾煽雖百英夷無能為役林公力也自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協按某公代公督粵預存不欲戰之心夷至虎門則急撤烏浦兵至烏二沙尾則急撤撤德省河兵聽其添造蜈蚣快蟹小船及竹梯火箭之屬盡去內河椿石出入裕如某初索夷人烟費銀一千萬兩夷目義律許七百萬先繳百萬香港遂為夷有並索甯波上海各口不許即攻虎門又揚言不得增兵增兵即不和氣高詞傲挾制多端某公奉約惟謹廣撫怡中丞與楊侯以下諸提鎮名為共事實不能參一謀時諸軍集省會者駐防滿兵督撫提標兵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兵不下二萬餘而各臺守將累以兵請祇發數百人暮夜載以渡船竊布內外夷人幸其少佯為不知而和戰守迄無明文遣使不決者累日羊城題壁詩有云誰使首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滿危不塞河沙數幸有雄師取賂還蓋指烟費而言也

蕭湖

吾郡有新舊二城。後又築夾城於其間。如篆文字形。今新夾二城皆地官民商賈。全集於舊城。故邑人竹枝句云。舊城新了新城舊。舊日新城蒲葦多。新城之西舊有蕭湖一區。水木明瑟。為張鞠存吏部曲江樓故址。中有依綠園。雲起閣。諸勝與方望漢王橋東諸名流會文賦詩。海賓查伊璜曾主其家。毛大可因事亡命。藏之複壁中。西河集有明河篇。即指其事。樓東為家蘭巖觀。容止園。俗所稱黃家山。止園之梅花嶺也。後歸岑山程氏。為淮北總商。始於對湖起秋莊。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笙歌。殆無虛日。曇花暫現。疊氣旋消。老屋三椽。紫藤一樹。自程氏敗。而諸商無一存者。城北井里蕭條矣。先君冬日過秋莊。句云。一溪寒玉對斜暉。客到西園蓋不飛。海內文章今日盡。眼前風景此樓非。斷垣淋雨無三尺。老樹酣霜尚十圍。欲問昔人鴈詠地。冥濛烟水一樵歸。

篆香樓

由秋莊北行四五里。至篆香樓。春仲羣花盛開。玉蘭尤茂。為城北游憩之所。河工盛時。各廳負載酒看花。門外車馬恆滿。有僧月如能詩畫。好遊名山。足跡半天下。麟見亭。河帥亟賞之。時與唱和。先君再宿寺樓。贈句云。更與詩僧語。停樽月未闌。江山為客遠。書畫避名難。福慧

輸靈運功名。問懶殘。碧城如可到。雲卧不勝寒。樓壁石刻。有碧城十二四字。故云。又秋日和韻。題壁云。詩懷一僧。淡花雨十分。秋天虛度鐘磬。秋爽上梧桐。墨蹟模糊。不可盡辨。已。

陳關陣亡

夷目義律。以廣東和議久不定。進攻沙角礮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副將陳公連昇。預埋地雷。夷至而雷發。擊死百人。夷怒。知我兵少。麾眾前進。連昇以數百兵當彼五倍。自辰及申。火藥告罄。夷人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燒毀我兵腳船。與前所伏兵。合力夾攻。連昇中銃仆。沙角大角並陷。夷人恨之入骨。刀矛交下。身被數十創。又執其子斫之。剝破胸腹而死。守備張清齡。外委瞿殿林。從殉。三河營喪兵最多。是時提督關滋圃。守鎮遠。李潤堂。守威遠。馬辰。多隆。守定遠。皆不過數百兵。進不能戰。退不能守。門戶藩籬。全不足恃。關公與諸提鎮。請於某公。力訴礮臺危急。坐以待斃。狀不得兵。恸哭不行。某怒曰。不到礮臺。是畏死。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曰。礮臺何敵。不往。第兵則不發。徒往何益。是迫之死也。國家死數提鎮。殊不足惜。第恐大勢一壞。喪師失地。於國體有關耳。不聽。撤德以外各礮臺。相繼失守。關公天培。暨總兵祥福。遊擊參廷章。都司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同時中礮陣亡。關公身受數十創。半體焦爛。廷章亦祇存半體。公僕孫長慶。既受公命。送印大府所。返而求公屍。膝行入夷人營。鉞交於

胸。慮舉他屍數十。審視乃得之。夷衆雖忘公。而心敬其人。獨某公靜鎮如故。由是英吉利進。適有垣矣。

關公軼事

胡夏米甲利之初。至吳淞也。關公奉檄押護南行。及浙江交替回蘇。夷又揚帆北馳。奉旨嚴詰大吏。將罪公。公曰。某送之。浙人受之。當時取有咨文。非以空言塞責也。由浙北駛責在浙人。大吏無以紿。乃止。公在官訓練操防。獨勤其職。他營多廢。他因以尼。公曰。水師與陸路異。陸路居腹裏。奸宄綠索易得。不至一發無所制。洋盜出沒割劫。動輒戕命。我輩職司禁暴。春何聽盜賊。白晝殺人。而不預為計哉。初議海運。督撫知公才。檄委護送。時洋盜羣集山島間。素敬關帝。至是從山上望見糧艘。轟旗大書關字。波浪烟霧中。似有人坐船樓。一人侍立持大刀。如世所繪關帝象者。羣盜竟羅拜不敢犯。夷難之與也。公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後啟視。則墮齒數枚而已。事聞。特賜祭葬。謚忠節。蔭卹如制。廣東及原籍。皆建專祠。

強項令

初夷務告警。上命宗室奕山公。為靖逆將軍。討粵東之賊。奕經公為揚威將軍。剿賊於江浙。參贊以下皆行。禁旅隨之。士飽馬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旌旆飛揚。沿邊司供。

億者。動遣鞭撻。某邑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士擲揄唾罵。或張弩舉槊向之。邑侯曰。欲殺殺我。官貧民瘠。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強項令。麾之去。竟免誅求。

送別詩

是年春河帥課士同人赴試清江。晤皖北方晉齋。浙西姚亮甫。楚南秀生。集飲酒樓。興會颯舉。時秀生亮甫公車北上。晉齋有江表之行。臨別各為小詩以識鴻爪。亮甫立成十數韻。餘亦極意經營。予於諸君為最。得絕句云。天涯蹤跡聚沙鷗。門外雙輪水際舟。日暮酒闌風力緊。落花如雨下西樓。此少年結交之始。同人諷詠。欵欵擲筆而散。

粵師誤勝

粵師既小挫。大吏壹意主和。而英夷要求太甚。得旨夷性反覆。不許通商。當即大申撻伐。朕志已定。毋再因循。某及楊侯怡中丞皆被議。林公以四品卿銜調赴浙營効力。時靖逆將軍奕參督隆齊抵粵。初及佛山。望見夷船。舍舟而陸。入居貢院中。同日耆制軍亦至。京營及續調客兵皆集。軍容之盛。照耀川陸。先後製器械。造木筏。編草船。籌備經旬。剋期進戰。夷人來詰云。和約在。即何故中變。又不使一介明其曲直。調兵欲何為。縱火焚燒。頃刻灰燼。四月朔將軍來賊無備。夜令出戰。鐵騎突出。刀槍齊鳴。礮聲火鼓中。舟兵報稱獲勝。燒毀夷艇四。沉

溺死者甚衆大帥相慶於堂官吏悉稱賀詰旦乃知誤燒民舟夷人晏然無所損而我兵駐守泥城者轉為夷衆所乘棄械無算

白旗

英夷進犯廣東省垣知衆官駐節直院遂登船桅以遠鏡窺之大縱火器附近居民延燒不絕又由泥城登岸夾攻百姓驚擾翼長侍衛等交悔接戰之誤同求將軍救援夷人素以白旗為止戰之號倉猝不可得旗乃取單衾揭竿城上夷衆見之大譁礮聲始漸息時各帥意見不同卒無定計甚至出令旋止靡所適從知廣州府余保純面請將軍主謀二參贊督撫都統提軍會印劄下廣府行事除某公所得烟費銀百萬後畀夷人仍餽以洋蚊六百萬和約乃成以夷人恭順俯求通市入奏朝廷方事柔遠不欲逞兵從之由是歸礮臺納關稅夷船起貨如故義律與我靖逆將軍議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然後義律以其兵出其據香港者帥參贊翼長侍衛及諸提鎮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然後義律以其兵出其據香港者卒不退五六月間尚見輪船游逸防我兵躡其後也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初英夷至粵。揚言與官為仇。無害百姓。又恃財引誘窮民。願為耳目者甚多。方林公搜查鴉片。有犯必懲。夷怨之。兵怨之。將弁胥役亦怨之。轉恐夷人不勝。鴉片不行。前轍不能復蹈。當積重難返之勢。以為絕我衣食之源也。及夷奪四方礮臺。縱淫肆虐。百姓始悟其奸。撐戈相向。四月二日。南海番禺鄉民糾集義勇。佯言官兵擾掠。將入城。懇諸長官。及夜行至半途。轉旆而南。直攻夷船。預募善泅者入水鑿之。毀其輪船一。夷眾倉猝而逃。越數日。民勇復請出戰。都統以滿兵助之。擊殺首目百餘。夷兵十數。會湖廣兵聞勝掩至。爭奪首級。反攻民勇。兩縣令出城解圍。兵勇始散。夷眾乘間逸去。如獲再生。又十餘日。夷出泥城。遇三元里。民鳴金號召。一百三村男婦數萬人。執棍而集團之。數里。夷兵千餘。突圍奔潰。死者八九十。又殺死夷官二人。擊傷者無數。時我兵皆立城堞。作壁上觀。義律聞信。責大帥大帥責廣守。百姓畏罪解體。夷亦狼狽回船。自破虎門以來。綿張彖突。玩易中國。未有如此受創者。三戰皆民勇之力。廣勇著名自此始。然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

林公書

林公之卸督篆也。方奉不許通商之命。代公者親詣公所。專主和議。力言不可戰之故。公

語人曰。是來名為相商。實則箝予口耳。寓書江督云。主和之說。某自以為秘計。單營凡奉廷寄。及發兵奏摺。夷書往來。不以一字示人。將舟司道問及。曰。夷人第求數事而已。問求何事。又秘而不宣。惟密任直隸守備白含章。及夷日拍地之漢僕鮑鵬。往反投報。嘗與義律期會蓮花港。及期義律不見。明日復往。議甚密。左右莫獲與聞。夷人既製小船。聽其闖進三河口。故鎮口唾手可得。鎮口既去。故直逼省城。即使省城幸而無恙。而各路礮臺新安香山兩邑。均為逆夷所占。損國威。長寇志。誰之過歟。縱逃法網。必獲天誅。言之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如昨者。川楚調兵。徒為夷人藉口。較之日前一氣貫注。難易迥殊。況此次大賤。皆由烟費七百萬兩激之。牛羊雞鶩小米之饑激之。豈能復溯繳烟之事。若瞞天昧己。再加狂誣。必當暢叙一詞。遣人賫投都察院。亦得光明磊落而死耳。江督得書。喟然長歎。而不能贊一辭也。廣東臬司王廷蘭云。湖門捐盜當事者百喙莫辭。迨至卧榻之旁。已被他人鼾睡。乃獨歸咎於始事之人。不亦冤乎。天河生曰。英夷之覬覦五口。瀕海游弋。蓄志於數十年之前。飄忽無常。先後一轍。禁烟變。不禁亦變。禁烟而公得始終其事。或不至於大變。戎狄之性。知畏威。不知懷德。豈一朝夕之故哉。

初林公懸賞購夷。夷衆心悸。不留漢人在船。公鼓勵兵民。士氣方銳。及某撤防。減兵畏夷。如虎。紳民有擒漢奸者。曰。若即漢奸有告。販烟者。曰。若即販烟。至有誤發信。礙觸怒夷人之語。賊肆然無所憚矣。公之言曰。自古用兵。必爭主客之勢。得主勢者常勝。逸待勞。靜制動也。况夷人遠涉重洋。入犯中國。不獨官兵操必勝之算。即沿海貧民。已足以與之為敵。而絕其生機。自貧民為夷所用。而我又從而驅之。傷已。夷日遣奸民十八人。分班探事。軍中雖奉密旨。同官所不知。夷輒知之。蓋我軍所用偵探。率以數百錢。遣無賴小民。道聽塗說。或且故甚其詞。以恫喝將士。搖動人心。賊中間謀。則力能通諸大帥左右。與之共心腹。斯其所以異也。

王廉訪

廣東王廉訪廷蘭。殫心時務。有所見。直陳大帥。不以阿順取容。方夷船乘潮進港。有擱淺數日。不能移動者。廉訪請以快炮四面圍燒。必無所逃命。大吏避之而不從。他日義律乘輿出入塵市間。廷蘭云。及此遣敢死士十數輩。直前擒之。持囊中物耳。當事以時方議和。止之。夷衆之趨烏浦。獵德也。列艦六十有九。香港糧帳去其大半。廉訪欲乘香港空虛。以一軍襲其巢穴。而別用重兵守泥城。賊進省河。游兵與戰。急選精銳。由花地斷其後路。使

彼四面受敵首尾不相顧。可一戰而破也。大帥復斥為書生之見不聽。廷蘭寄閩浙頗制軍書云。提庫中之黃銀。惟有心酸。樹城上之白旗。能無髮指。廷蘭承之。此地想亦在眾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去之苦衷。袖手捫心。可為痛哭。所慮者一蹶不振。從此為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後數年。竟有粵西之變。人咸服康。

疲兵

粵東之變。調兵萬有七千。兵不可謂不多。各省支餉數百萬。用不可謂不足。木料採於廣西。火藥器械。運自江皖。軍裝不可謂不備。而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固由貪懦者失策於前。抑兵實不足恃也。奉調之初。沿途劫奪。訴之領兵官。無從查問。甚至指罵官長。捶撻貧民。將舟楫目視之。不能發一語。抵粵以後。喧呶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鬪。日有積屍。莫之究詰。自古無不可用之兵。視乎統領訓練之人。不教而用。誅賞不行。宜乎强者驕弱者靡矣。夏初。楚兵晝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羣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軍書雖在。從無按籍稽查者。時都守以上。駐扎城中。守臺兵丁。望見夷船。急發空礮數聲。捲包而遁。大帥許進兵入城。而百姓不許出一二守。

軍法恤民隱者。略加約束。忘平日磨餉之恩。銜一時肅法之怨。不變則潰矣。國家養兵銜民文武並重。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亦不知兵。世既右文輕武。武弁又自甘頹放。不求振作。其弊遂至於壞行伍。朽器械。猝然召之。糜爛而不可用。

伍紹榮等

夷人之進省河。洋商伍紹榮實導之。一日風雨大作。雷震。紹榮長跽死於市。紹榮之友劉參將者。奉檄守橫擋。橫擋夫隘。不知所往。當事奉其殉難。奉旨嘉獎。照副將例議卹。未幾潛回。投狀自劾。遂以受傷。泗水遇救。得生為解。同時副將某。駐守泥城。泥城為北門咽喉。佛山出入要隘。某以兩柴艇道遙其間。聞礮即遁。礮止復還。如是者累月。武官惜死。已不容誅。况紹榮擁鉅萬之貲。通款夷人。託以自庇。計非不善。其如天何。

英國被兵

英吉利內犯之初。正彼國被兵缺餉之會。彼熟悉我之虛實。而我不知其事變。是可惜已。初英夷與俄羅斯兩國交惡。俄羅斯方爭印度於英夷。積歲構兵。外強中瘠。阿付頗尼木哈臘諸部。又與英夷為讐。其本國烟價關稅銀。缺千有餘萬。借資鄰國。以助餉需。及以禁烟故。入犯廣東。兵分財殫。勢頗不支。而法蘭西彌利堅等國。又皆已我督撫。請於朝廷。願

出兵船。為中國効力。英夷聞之。退避維谷。當時得如林公者數人。某漢奸。簡軍實。仰慕廟算。有戰無和。使之自重創。夫大欲則英夷畏威。懾法。必不敢久留而去。不必借國力。而後患消弭者多矣。乃以一二畏蕙之人。坐失機會。使得從容定變。而專力於我鴉片。顯布於近洋。奸宄接踵於內地。一事失策。而毒痛宇內。一時貽誤。而延禍數十年。得失之機。毫釐千里。惜哉。惜哉。

平陽中丞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游於陝。陝尚秦聲。無解南音者。因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為秦聲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共擲榆之。亦不甚。令登場。會撫署譙方伯。某部當值。屬僚咸集。方伯者。平陽中丞也。數折後。厭秦聲。問有能崑曲者否。部中無以應。某伶獨趨進。自承曰。能。會長愕然。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請命。甫一發聲。平陽色喜。滿座傾身聽歌。一闋。平陽曰。笛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烏足盡所長。趣呼藩署家樂和之。使演掃花一齣。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厯坎坷。情鬱無所洩。至是乃盡吐之。副離頓挫。曲盡其妙。平陽不自覺其神奪。而身離於席也。平陽號知音。舉座見傾倒如是。莫不嘖嘖稱羨。曲終。自撫軍以下。纏頭以千計。明日。某伶之名。噪於長安。部中人承順惟謹。已持平陽書入都。都下貴人

爭受賞之。宴集非某郎不歡。由是名益著。閩數歲。平陽擢陝撫。冒昧事務。被逮下刑部獄。家產藉沒。眷屬羈滯京師。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怛。忽一蒼頭問訊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為夫人覓得一安宅。趣呼輿馬送至。則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其帚之類。一一完好。顧不知主人為誰。時平陽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舊。無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哭有人直至繫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某伶。已去其業。居京師作富人。夫人宅即所置也。於是即獄中置酒。復為平陽歌掃花。齣兩半闕。平陽大哭。即止不歌。而相對淚下如綆磨。自是朝夕至。視寒煖。調飲食。有甚於孝子之事親者。乘市日。具棺槨厚。餼之。送其櫬與妻子歸里。又卹其度日費。度足用乃止。後不知所終。常熟王言可曰。受恩必報。乃出自若輩哉。天下惟知己之感。沒世難忘。若平陽者。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嗚乎。彼何人哉。

塞外尋親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立本稍長。知之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守父家。故貧。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為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查軍籍。與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

可乞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驚曰。汝我友也。曩昔戍烏魯木齊之綏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鑠。舉步作金聲。瞥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途徑。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愴恍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舟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即赴綏來。當攜汝行道。險巇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捫路傍馬溺飲之。飲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憊極而仆。適番衆騎馬過。撫之未絕。自至泉飲之。適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裹裳涉之。寒若層冰。中挾砂石。如碗如拳。擊股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綏來縣。訪問則父已病歿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恸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是相德抵戍。西人延請教讀。諫門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延致之。立本既至。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啟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

體膚悉化。惟左手獨存。缺指橫紋宛然。遠近駭異。以為天留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眾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蓋往返二萬數千里。時歷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為鄭孝子。云鉢池山農曰。我朝孝子尋覓若益都冷秀才昇之遠走龍州崑山曹君起鳳之跋涉酉陽。難哉不多覩已。然或資力有餘。猶有賴焉。鄭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指節以歸。至誠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略者。豈不痛哉。

定海再陷

英吉利既定廣東之議。餽夷銀錢無所出。使洋商伍怡和資金足之。夷人窺廈門甯波上海益堅。治粵者了粵事。不暇卹他省。秋八月。英夷再至廈門。陷之。其赴浙首目曰郭漢傑。義子曰陳祿。浙人也。深悉沿海地利。導之深入。方是時。總兵葛公雲飛。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守定海。而大帥統重兵駐鎮海城。夷攻定海之竹山門。三鎮且戰且守。飛書請兵。大帥不應。飛死守。毋望援。於是三鎮合兵四千。當夷人二萬餘。死傷既多。繼以敗潰。錫朋憤甚。獨揮短刀陷陣。所親卒及身自盡。殺數十百人。力竭被刺死。國鴻別領一隊。衝入夷兵中。縱橫盡決。當者披靡。會夷兵大至。圍之數重。竟以中銃亡於陣。而葛公雲飛死尤烈。雲飛駐守南路土城。手

撥四千酌礮擊夷復帥部卒持械少闕夷酋安突得執大綠旗麾兵進公罵曰逆賊終污吾刃斬之刀折急拔所佩劍仰登竹山門賊飛刀劈公面去其右半血淋漓徑登賊賊進間忽有礮背擊公洞胸如盃而沒安得突者上年被擒於浙軍夷人歸我定海請釋還國者也先是天雨浹旬公青布帕首麻袍着鐵齒鞞日指備士卒雲濤中屢戰卻敵行營有藥桶二公密納火線其中而未書封面曰餉銀賊至取之盡焚死義勇徐保者夜跡公屍走竹山門雨霽月微明見公半面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目猶睜睜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踞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三鎮既坐兵少同日殉難夷人乘勝臨鎮海諸帥或移節他所獨欽使裕謙公投泮池死初廣東謠言公得虜必剝其皮公曰虜謂我不能爾耶遂擒兩夷自剝其皮以故夷人怨公次骨以十萬金購公屍甚急千總馬瑞鵬泗水出公載以小舟送至省垣欽之方事之殷林公在浙奉命削職戍伊犁論者追咎公督兩粵燒烟激變故也南中諸君子有贈錢之請公致函婉謝怡然而行鉢池山農曰三鎮之殉行略謂請兵大帥不應而裕公幕客陳時謂海風大作文報斷絕所致傳聞異辭然所繫於大帥者是非得失相遠矣

余步雲

浙江提督余步雲用鄉勇起家勦川楚教匪積功為大將趙金龍之叛步雲功最久歷行陣
號知兵鎮海之夫知府黃冕奉裕公命守金雞山而步雲守招寶山同時兵潰陳時謂步雲
意不欲戰怏怏懷兩端且以嫁女為辭牽綴致敗夷人遂犯甯波焚掠慘酷祿又導之搜括
牆根地窟靡有孑遺先是慈谿富紳葉仁製鐵梅花槍堵禦海口費銀至二十萬兩夷至我
兵無一人駐守者燒鎔拔毀數日而盡當事老成持重知戰守不可恃米鹽牛豕私相餽遺
而步雲卒以夫機被劾逮赴京師斬於市

涇河夜行

是年冬十一月讀書涇河周氏池館日暮由平橋舍舟而陸暝霧霏微策騎宵征涼雨復至
辨色於水覽空若冥問途則怒犬當人避淖則長松銜馬瞥一燈之明滅心疑是而更非既
而危橋度雲怪石蹲虎既倚僕以為命乃徒行而屢傾身異蓮花於泥半染手無筇竹濁酒
難沽聽遠柝兮如沈盼前村兮又過旋折既久甫達高齋時周張諸君清飲方終洗盞更酌
回顧所來之徑如判人天矣

金壺浪墨卷三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將軍

道光二十二年春傳言浙軍議和有成約英吉利將就撫廣東獨江南提督陳公化成駐守吳淞謂夷情反覆未可深恃請留所部兵弗去增築海口礮臺當冬雪方盛時平地積數尺公乘小舟出入風濤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嫗如家人軍中呼為陳佛故人樂為用守禦持嚴云是時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卒營兵由某將軍帥領南來者命翼長等統之分布江浙資策應而將軍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羞窮極瑰異文幕客知州鄂君者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常慄壁衣之屬皆以貂狐洋鼠為之圍爐擁酒侑以管絃論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意時夷人要求不已參佐或請進兵將軍酒半啟帷探望曰寒哉氣也

某太守

某太守者好立名而文字不甚了了會府試文章有賄囑幕友莫得首名者幕友知某守不學又多疑往往微行竊聽一夕閱卷偵守將至拍案歎息曰佳文佳文可惜呼一友曰君試觀

之童子中乃有此才。其一人曰：頃吾已閱百卷，間有佳構，似此作色色精到，竟罕其匹。雖擬以第一無愧也。某曰：是決不可。微聞此生富於貲，東人善疑，甯少抑之。吾輩毋受惡名。其三五之間乎。一人曰：說亦良是。然此生屈矣。某曰：衡文當否，責在東人。我輩誰知者。守悉聞所言而去。他日薦卷，守攜一卷出而笑曰：公等目不識文耶。此卷突過首作，乃列之第四何也。某笑不答。一友踉蹌以情告。守搖首曰：否否。避嫌非賢者事。科第中甯無富家郎子。卒首拔之，而幕中瓜分八百金矣。

宗感澤

宗感，字感澤，號少山。幼失父母，客遊淮揚間，不自知其籍里。或曰：皖人。黃山其故居也。予客揚州，遇感澤酒肆中，見其氣靜而神遠，外和而內介。少年而詳慎，老成非世俗浮薄瑣屑之輩。遂與訂交。感澤亦雅相推許，嘗言感痛少孤，涉世早，不及備聞先訓，願冥心以審事，澄識以觀人，人如器然，腹小者易盈，非載福之具；性靈者易敗，非壽世之資；質樸者易晦，又非適用之器。蓋嘗持此以相天下士，十不失一，而反是以求天下士，又十不得一。斯可慨已。同時有成福生者，少年高才，工制藝，亦為時譽所歸，顧放曠不羈，好嬉遊，不近書史，摺狹邪，樂之不疲也。感澤雖篤於情，然守身如玉，不屑與庸俗為偶，讀書過目成誦，詩古文詞，一見輒

能之冠其儔侶。以故知兩生者。莫不善感澤而薄福生。感澤既益長。生計甚窘。又不善治家。人產孝廉秦氏。醜金助之。因益得肆力於學。甫冠。以優貢居京師。孝廉大喜。閩人成太守與其儔友。亦致厚贖。先世故交。金玉之投贈。書籍服食之饋遺。歲時不絕。均以遠大相屬。決其非池中物也。後數年。福生膺鄉薦。而感澤屢躓場屋。他日又以錄科夫名。聲譽大損。嚮之期望殷勤者。稍稍納交。福生而與感澤疏矣。孝廉聞之大恚曰。毋憂。豈有才品如感澤。而長貧賤者哉。吾不能作逐臭夫。朝暮反復。歲時饋遺如故。其黜者羣天孝廉。未幾感澤患瘴濕。幾死。又喪偶。困頓無人狀。自是常與予遊。而福生以某年成進士。列部曹焉。

吳淞之變

夏四月。英吉利將寇吳淞。先以戈船三十艘。進攻乍浦。乍浦為都統駐防之城。並調客兵助守。輪船一至。發礮數聲。屯卒八千。同時解甲。同知韋逢甲。千總韓大榮。死之。滿營被難尤慘。吳淞以東西礮臺為犄角。某將守東臺。而提督陳公扼其西。夷船將至。公執紅旗登臺。麾戰戒左右。海洋飄忽。火器毋浪發。度敵船稍近。擊之。則發無不中。且以靜待動。勞逸迥殊。勿為所震。自亂則敗矣。撫參將周世榮背語之曰。吾與若福皆不薄。世榮不解。公曰。戰勝膺上賞。即不勝得令名。非福而何。已而夷人據船檣擊砲而上。乘風鼓浪。頃刻至前。公遽命礮擊敵。

船銳礮亦發。雷轟雷擊。聲震百餘里。烟滅蔽空。自卯及己。擊毀夷人大艦一。小輪船五。賊阻欲退。我軍嘩而奮。方事之殷。東臺將士稍卻。公聞之。遣將馳斬先退者一人。以徇於衆。親帥世榮等。憑高瞻望。指揮舟兵。銳礮子錯落如雨。救救從冠側過。公行無所事。屹立不少動。夷衆疑其非人。及偵知公相與大驚。是時牛制軍鎧駐節寶山。聞勝趨出。將及西臺。夷人以遠鏡窺見其轟。駕巨礮狙擊之。制軍跳而免。督標兵遮呼曰。制軍傷矣。師遂潰。斬之弗能止。東臺兵亦棄臺走。賊併力攻公。急。世榮曰。事不可為矣。請公速行。公拔劍叱之曰。庸奴。誤識汝世榮徑去。親兵存者數十人。賊登岸。礮中公顛。復強起。手雙巨鉞。創重。歃血死。夷人既入寶山。搗飲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在。安能至此。其一蓋謂副將連昇也。

吳淞從殉

陳公之薨也。麾下舟兵從殉者八十人。守備韋印福。龔增齡。千總錢金玉。把總許攀桂。外委許林。徐大華為最著。印福於嘉慶中。獲盜方榮升。又屢擒紅鬚教匪。擢官。每曰。武官臨陣。斯為奉職。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金玉臨危。或勸避去。答曰。我年十六。即食國饌。今焉避害。遂及於難。大華多力。陳公守西臺。礮斃夷兵多名。皆大華手擊之也。左右轉移。無

不如志當東臺卻走時。眾志搖動。陳公益拊循之。以忠義相激勸。攀桂大言曰。主將與某等共飲食。同風露。所爭祇此一時。公受國恩。某等受公恩。欲去者眾。共誅之。由是士心始固。公卒。眾潰。攀桂不行。飲劍而死。安徽武進士劉國標者。初任兵部差官。因事落職。者制軍奏復其官。至是。獨自公尸匿蘆葦中。越十二日。斂於嘉定。面如生。臂膊及胸。受銃礮創者八百。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貽其子。一留吳淞。公之在臺也。凡三閱寒暑。欽使裕謙公嘗以風雨夜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先事語制軍曰。公第坐鎮。毋輕出入。及出而備事。而制軍去之蘇州。再去之江甯。

蛇魚避災

上海城東臨黃浦。北枕吳淞。西北接壤寶山。為海疆要地。朝廷慎重邊防。以縣令微員。不足資控馭。故蘇松太道駐札上海鎮之。英夷由寶山進至上海。巡道託言晉省請兵。扁舟預遁。優游於峰泖之間。縣令曰。道且不守。我何能為。亦棄城去。典史楊慶恩留之。不可頓足。嘆曰。大事去矣。呼渡河。棹至中流。探百錢于舟子。躍入黃浦。死。松江武生頗永剛。少隸兵籍。分汛上海。能詩。以氣節自負。妻瞿氏明敏。有才識。上海城破。夫婦以帶自縛。投於泮池。見者拯之。瀕死。妻甦。乘間歸松江。卒以不食死。海疆城池夫守。未有如滬上之易者也。曹部一空。而兵

士無責已相傳吳淞被陷之前有游魚千萬浮於黃浦西入泖澱又戰前數日有巨鼉長蛇出於礮台外東西分隊而行時以為避災徙去蓋事後一二日海水猶熱當時焚灼可知保身之明魚鼉有焉斯揚公頗生瞿氏之所以異也

周止庵

荆溪周止庵進士教授吾郡詩古文辭迥異恆蹊而世鮮知者書法直逼晉人既見涇人也慎伯文字歎曰同能不如獨勝去而學畫亦臻絕詣又以餘力習武事技擊絕工嘗販鹽出入私梟間動輒爭鬪莫能敵也會南中不靖漕帥周公靜修招集壯勇日加訓練拳擊刀槩之法戰陣坐作之圖俾止翁教之署中掘坎數尺率諸壯者躍而上下半月後以次遞加至丈八而止如是便利者縱橫跳盪升屋如飛時人以為善遂請設局勸捐修城池為保衛計而不知夷人火器之利善戰者不恃陣善守者更不在城也

邊事詩

同人詠邊事詩陸小巖師取鈞四律云百粵山河闢奧區幅員恢廓古來無雲封嶺海分夷夏地極僭崖入版圖強虜不須窺肘腕同袍爭欲効馳驅將軍別有和戎計自體天恩不忍誅天臨寰宇靜無爭誰使巖牆敵繫主險要盤山連象郡帆檣填海徧羊城南邦重鎮消珠

寇北極。樞星仰玉衡。豈有中原憂外侮。王師慎莫畏長虜。吳宮花草越王臺。處處風聲吸鶴
哀。節鉞登壇延寇入。笙歌行酒挾春來。頻聞徵調資防禦。坐使平章論貨財。守令莫辭供億
苦。年荒時難亦天災。累朝威令奉當陽。大將勲名震遠方。萬里沙場開虎帳。百年韜略憶龍
驤。東南芻粟艱飛輓。西北戎夷角富強。聞道神州初定日。九重宵旰菜邊疆。師親見乾隆中
武功之盛。閱末首尤為慨然。

懊惱詞

嘉善謝廣甫孝廉有懊惱詞數首。詠近年江浙間事。隱寓當事姓名。最為蘊藉。錄其三律有
云。望歲心情比望君。閒揮羽扇對斜曛。未分黑白聊同奕。略認丹青漫論文。孤負伊言盟是
海。苦留余住夢為雲。仙源特與劉郎手。雞犬中宵靜不聞。霧迷三里入空城。蟻陣排空夢不
成。憐妾苦吟河滿子。勸郎休唱董進行。兼錢已罄。遠令贖關草全輸。且說贏。最恨自家堤上
柳。漫天飛絮洩春情。別來華屋到巖阿。幾度滄桑一剎那。夫婿他家貂不足。郎君舊巷燕何
多。遙天吸鶴纔驚浦。昨夜牽牛已渡河。却憶陳王空秣馬。誓將誠素託微波。第一首指奕文
伊余諸人。劉謂浙江中丞。英夷獲我民人。勒贖取贖。故有兼錢之句。而乍浦駐防男婦被兵
最苦。故曰憐妾云云。次首結句指漢奸。牽牛白謂江督。亦復神來。陳王借指化成軍門也。

淮關

淮關額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知其數自監督左右下至環關而居者靡衣鮮食咸取給焉鈞半歸自清江早關未放時方嚴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衆擁一少年盛服至次第報驗訖則官舫華僕持束討關少年皆領之最後至一破舟載貨浮於所報少年怒嗔從者詰之鞭笞交下豕牽其人而去或問少年官乎舟子曰噫嘻遠哉老於車者識輪軸老於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曰老谷關督司關妻弟之僕也未及三年死於回祿

八大寺

郡中戒律僧有八大寺清規最善曰湖心曰聞思曰圓明曰三界又八寺之尤著者僧衆多者百數十亦五六十人一寺之事方丈總其成若司賓客若主薪米若供洒掃量才而使秩然不紊居恆作息有時出入有節一日兩會集於一堂方丈居中衆僧左右侍甘苦與同勞逸更替雖以百數十人之衆而無一間言無他一切平等故也平等即恕也儒者警議二氏不遺餘力試問其居家梗概則兄弟子姪一絲半粟之故爭美棄惡瘠公肥私是己非人詬許嗜嗔不可以為家彼合陌路之人聚胡越之衆而清潔肅穆如此攻人者曾不一返己思乎

戚先生

戚先生相南資性超曠少穎悟目光含蘊能於白晝見星為文章清轉空靈日成七八藝各有程式最善啟發童子心思生平矜尚風骨雖甚貧困未嘗以非分干人顧好為狹邪遊不拘小節人或尤之曰性之所近聊以娛情君以是為喪品視夫攫名奪利廉恥已汨者其輕重何如也雖然吾知過矣自是絕不往鄰邑某君以名位自大鄉人致禮甚恭或遇諸途則鞠躬趨進拱揖道左候某公去遠乃行慶弔宴會相見則眾人環侍左右耳專聽目專視得某君交一語或一轉眴及之揚揚然意氣自得輒誇於妻子以為榮獨先生至傲然上坐無所推遜論事持正時與齟齬士之鈍拙者和之其識時務者不謂然也間為近體詩風致宕往秦淮句云多情蘇小仍青眼前度劉郎已白頭春暮云鴨爐香燼有餘溫干夢初回獨閉門日色沉沉飛不起楊花端底有春魂或云木齋周先生句釣竿早孤家貧不能結交賢豪以致鄉曲之譽自從先生遊謬承獎惜所以期望之甚厚嗚呼是可感矣

水患詩

先君雜體詩偶涉水患者數章憶友云十載鄉關思彭城舊結廬孤懷且歸隱老屋有藏書山色柴門外河聲夕照餘誰知射陽路漂泊羊巢居苦雨寄屠西園云四野休農日紅潮萬

頃來極天寒浪濶中澤旅鴻哀緒蓄終貽患蠲除幸卹災問君田二頃何計理蒿萊風雨連
城隔今朝中酒無萬間懷廣廈一飯憫窮達已設黠教食誰募鄭俠圖匡時如有策未合哂
儒迂送陸春堂還宿遠云舊交三五輩相守莫相違竟有漂搖感誰知飲啄非晚烟沉一縷
流水浸雙扉翻喜城東客思歸辛已歸讀史云大道盡荆棘驅車何所行風雲高位恥文字
腐儒名浪濶龍蛇舞巢危燕雀驚浮沉嗟若輩寰海望昇平江湖豈莫挽薄俗竟何如臣力
模稜畢輿情拂鬱多經綸付冥漠豪傑任銷磨攬轡知誰恃吾徒祇嘯歌又雜句饑寒吾輩
苦流落幾人存消遣殘冬易網繆未雨難新秧青一尺化作碧溪烟寶應陸小巖師句云門
帖宜春亦可憐強隨兒女說迎年隣家閉戶無消息元旦誰知己禁烟同邑汪持庵先生句
云幾家村落疊烟疏稚子啼饑孰睡無樂得蓬廬全浸水三年官吏不催租盧丈一枕句云
洪澤已傾三百里笙歌猶艷一家歡燕巢破屋愁無主鬼哭荒原悔作人則沉痛而近於粗
矣吾郡自湖濱而北每行一里地勢高尺許黃河距城二十里而遙望之如在天上相傳洪
澤湖底與城樓相平故伏秋隄防尤為險要錄詩以見河湖二瀆為淮揚切近之災云

銀價

國初銀一兩值錢千是為平價其後屢貴屢賤自七百至千有三百不等江南日用交易以

分兩計數每分七文錢七十兩七百猶是當日銀賤之徵近年銀價驟昂每兩至二千以外則海疆大吏清防決藩鴉片內行白金外漏故也先是西番鑄銀為錢大小不等文為西洋年月及犬馬之形幕為夷女面閩粵江楚通行最重者七錢三分攬銅至六七分而洋錢價較之足銀轉賈數十文取攜便而無事稱量也湖南魏默深刺史謂中國銀幣短絀仿而行之可收巨利感澤曰不然夷人攬銅有定數故能取信於民內地仿鑄必設局設局必多費官監之吏持之匠製之剝蝕參融不至於九銅一銀不止上居其名下享其利而事仍窒礙不可行百事得人為難利之所在欲得一奉公廉慎絕不染指之人則亘古所尤難也

瓜洲警信

五月同人赴試揚州鈞軍偕往遊馬甘泉王仲成江都李蘭友寶應劉曉嵐默生及鈞軍五人皆以五月生鈞年十七晚嵐最長年二十三五人者合得九十九歲仲成家善釀預作百歲酒默生從市上雜購酒器竹者古銅者螺甲者最下宜興磁者笋白尊彝不一其類六月中旬會於春鑑堂同人品其高下約為小詞以詞成之先後次第取之詞興新意及勸襲者罰命歌者雙雲慧蘭彈箏侑酒予與蘭友一夕奪十二酒器淺斟低唱興會淋漓曉嵐輩得螺盃構思間為予所有先愠而後笑予復為祝英臺近閨情調之云暮烟霏花影度樓外警

鐘鼓小別。經春絲柳濕殘雨。似他舊恨新愁。千條萬緒。教說也何說。與暗中覷。無意觸了微
嗔。盈盈復歡語。眉眼分明。汝輩小兒女。不須掩鏡。私啼牽花暗訴。被明月笑人西去。仲成蘭
友笑曰。既失螺盃。復遭訛笑。我為曉嵐不平。已而夕陽將頽。清興未極。雙雲誇其女弟色藝
將為東燭之遊。丹徒趙伯雨倉皇尋至曰。英吉利已抵瓜洲。諸君猶高會為樂耶。於是敗興
各散。明日探知鎮江果失。避兵北渡者絡繹而來。巨紳某公。遷居揚人大恐。

鎮江之亂

英夷既破上海。由黃浦入泖澱。窺伺蘇州。慮淺隘道梗而返。時總兵尤渤營於大漲涇。夷船
不敢深入內河。松江幸無恙。乃改由福山口入犯鎮江。圖山守兵新鑄萬八千觔礮發之聲
震江南。北然夷船遊逸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詢之土人。則我兵以無彈之礮。無子之銃。虛
張聲勢相率而逃矣。夷人初到之地。恃其財利。盡惑窮民。至以洋錢一枚。市胡椒數粒。鄉僻
百姓願効奔走者。所在有之。某寺僧密白於夷曰。城北依山為垣。故有塞門。其虛可搗也。夷
登金山覘之。礮發而城破。淫掠搜括。埒於甯波。京口副都統海齡與妻孫同時殉節。馳騎校
祥雲投水死。其父馬甲長松。先一日登陴。斃於礮。妻鄧琅罕濟勒門氏。懼遭污辱。掩面以利
刀刺殺二女。然後自戕。時六月十九日也。鎮江故殷富。西關以外為一郡精華。所萃夷梳之

兵勇訛之。土寇又難之。富民遭徙者。背負肩擔。悉被劫掠。江甯常州。聞警皆震。已而潰兵跳。其於蘇勢洶洶。且內訌。時李公星沅官蘇藩。請於中丞。斬剽劫者以徇。人心少安。

丹徒生

丹徒生某。課徒廟中。城涵貧不能行。生素魁偉。苦無藏匿地。乃隱身佛座後。以冀倖免。夷至。獲之。牽之歸。而夷婦愛之。甚加寵幸。願某性謹飭。不樂與處。每見夷婦。輒股慄不能動。有少年夷能作華語。謂生曰。勿懼。少住數日。百倍於棲身破廟間。終歲。吁。唔也。他日飼以酥醢。生不食。婦強之。乃敢少許。甘美中微覺辛辣。食甫半。憇念遽動。迫不能忍。遂與婦交。已而懼益甚。又以腥臊之氣。不可嚮。適屢乞釋歸。夷人怒。欲沉之。江婦不可。厚贈洋銀而別。

舞刀

清淮訛言。夷人將寇揚州。母命伯兄樾青。召予歸里。兄與武孝廉倪佩君者。故相善。邀與同行。夜泊寶應城外。時皎月挂城堞間。河流有聲。佩君既被酒。出所佩刀。醉舞河堤上。縱橫跳擲。一身如猿。城外居民。方露坐納涼。環而觀者如堵。城門避卒。驚走相問。佩君舉佩刀斫樹。曰。鼠子而翁遣酒興耳。視其樹中幹已斷。卒遂巡縮頸去。佩君意氣自豪也。予戲為短歌贈之云。長風吹浪清淮瀟。月明如水沙似銀。刀光月光兩相逼。六月寒芒徹肌骨。風馳水激月

復昏。四方決盪天無根。虹氣騰空。玉龍繞。血腥進地。妖狐奔。城門小卒縮頭。返環觀之人。驚破膽。即今南服正多事。萬里樓蘭待君斬。君言刀法固有真。初若寒慄中精神。霍然舞罷轉清曠。八荒不動無驚塵。惜哉不令外夷見。中原英傑非無人。試看意態極雄盛。尚是朝廷未用身。佩君後溺於烟。無所表見。僅以團練得守備而卒。

江壽民

揚人江壽民者。工書好善。凡養老慈幼救生贖死諸事。次第舉行。經理捐貲。歲以萬千計。而賣字為活。貧窶如故。官商以是重之。英夷既破鎮江。都轉某公暨額曼慮。集守令營弁會商。言人人殊。不則諾諾無一語。某負手繞行廊柱間。無所為計。或言於壽民曰。英人所欲得者財耳。集金賂夷。可免侵犯。壽民既與磋商。酌議白之都轉。喜而從之。揚城以免。或曰。揚城形勢與松郡同。距江至數十里。河道淺狹。較之寶山上海鎮江迥異。夷初不欲犯城耳。後十二年而有粵賊之變。以食毛踐土之民。作悖逆無道之舉。普天所共憤。神人所不容也。而壽民仍用前計。賂以巨貲。餽送羊豕雞鶩等物。約不得殺人。淫掠揚人。恃此不遷。比賊至。殘虐如故。由是百姓怨之。賊酋不厭其欲。又惡之。壽民計窮投水死。朝廷聞其事。諭云。國家二百年來。無此亂臣賊子。壽民真不可勝誅哉。

偽因荷枷

七月夷目僕鼎查率衆至江甯牛劄軍者中丞欽使伊相國及在事文武大員皆集會議督署中久而未決制軍曰何事多言夷人晨抵上海向午而破比至鎮江一礮而陷堅城此其勢尚可敵乎諸公別有退夷策良善不則議和之外甯有說哉相國中丞皆曰然乃使巡捕張攀龍相國閩人五品銜依喜往見夷目夷目大言曰若何人敢來議軍事攀龍曰某等為大府親近吏先問貴國意向所在可和則相國以下公所相見未晚也僕鼎查曰歸告爾官若誠心議和者償我川貨歸我兵餉實需銀若干萬通市馬頭統粵閩江浙天津為五口缺一不可其分領水師者曰巴葛二目二目進曰伊相國曩駐廣東嘗獲我國人輒縱之歸遇我有恩禮今為相國減九百萬通事者先後達於二張復命大吏以賄銀為外省事或可酌許土地必俟奏定月之二十日批摺回省朝廷軫念生靈俯如所請惟天津不許廈門俟諸異日月杪定議各大帥哀夷靖海寺夷目數輩方過橋百姓扶老攜幼男婦紛沓環橋而觀少年氣盛者指摘唾罵競以泥沙瓦礫擲之其一人傷額及額夷目怒詰大帥大帥責江上二縣令則觀者甚衆無可指名乃出獄中輕罪囚偽為擲瓦礫者荷校於寺門以慰之事竣復衛南還

平山堂

廣陵名勝。以太子宮張氏容園為最。黃園次之。最後至平山堂。平山無山也。而江南諸山。乃環拱羅列於堂下。烟雲縹緲。巖壑飛動。所見無非山者。昔有性喜山水者。春秋佳日。結伴攀躋。磴則躡之。洞則燭之。懸崖峭壁。則腰藤而梯之。鼠伏猿升。必絕幽歷險而後止。既而彈其勞也。攜筇散步。隨意所之。遠矚高瞻。不復造極。而局外歆羨之。況半達想望之情。反十倍於身入其中之樂。自米顯達諸公。繕治園亭。預為歸老計。一水一石一花一木。經營位置。敝精勞神。及一旦落成。老至耄及。曾不得快然處之。吾暇園亭之所在。而日往遊焉。又擇其最勝者而憩焉。誰謂斯日斯園之不我屬乎。有園者局於一園。而吾乃百十其園。蓮勝微奇。不測不竭。故夫天下之物。必深藏於家。備有於己。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固矣。平山之妙。妙於借者也。

劉中丞書

英夷變起。朝廷慎簡疆臣。而浙撫劉公韻珂鎮定審詳。為時論所洽。服夷人就撫之後。公致直隸訥制軍書云。浙省與軍以來。商民助餉為數已多。甯郡為全省精華。逆夷搜括一空。上年秋歉。饑民滋事。某賢賑濟。實已竭蹶。復以賄夷之銀。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

增糧賦萬不能行。必致忠義之心變為怨怒之氣。故勸夷之銀可勸捐。而賄夷之銀不可勸捐也。某惟據實陳奏。不敢稍有欺蔽。愚贅之言。惟大君子含容而幸教之。就近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惜死。武官既惜死而又愛錢。以致帑藏空虛。脂膏罄竭。軍興關志。民有亂心。戰國賊守亦敗。然戰守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夫策逆夷之反復與否。姑不具論。即目前善後之計。已有僂焉不終日之勢。蓋助夷為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偵探火夫外。其為逆夷主謀執戈相向者。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混迹不去。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一也。夷既以兵會和。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前。文武官吏皆將如尹邢避面。二也。取人財貨。掠人子女。出入蘇杭街市。孰能禁止。三也。不軌之民。干犯國法。一經逮問。則甑身夷館。即屬干城。四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則又將捉民以媚夷。地方有司。知有夷而不知有民。五也。水師將弁。本多怯懦。洋盜出沒。搶劫商旅。或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勢難查緝。且亦願以此自解。六也。力會通商。必求免稅。西洋諸國。大半為英夷所降服。此後貨船。我設關而被取稅。七也。黃巖一縣。貧富吸烟。杲杲出日。聞無其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通商之後。烟禁大開。鬼市將成。八也。年來干戈擾攘。專為禁烟。禁烟專為漏銀鴉片。仍行。銀盡可待。九也。國家所恃以通商裕課者。銀也。今銀盡於夷。法亂於夷。財匱民

窮且生他變。即戢兵亦復何及十也。撫綏既定。後患頗多。其制作奇巧。鎗礮靈便。其足以奪中國之利者。不可勝算。且彼製造物件。均用機器。較中國之用人力者。固有靈鈍之別。而人心之好奇者。莫不見異思遷。而用心做就。不下萬人。則是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夷託名。後至別肆要求。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英夷在粵。初已就撫。迨給與銀兩。復肆滋擾。此次議定後。或稱國王之命。謂郭僕等酋辦理不善。調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逆夷屢有北赴天津之說。上年投書之陳在鎬。及今誘獲之郭僕。義子陳祿。言雖給銀割地。終不肯不往天津。而前密通市馬頭。却又置天津於不問。反覆詭譎。情殊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之後。各省關稅。自必明定章程。萬一英夷阻勒如故。勢不能聽其病商懷課。一經追究。必啟爭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澳門定制。民人與英夷獄訟。一聽有司。訊斷萬一案。及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如廣東林經喜之案。何以戢夷暴而平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省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礮臺。戰船。增設兵伍營卡。初非剿夷。而猜嫌阻撓。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通商定議。須治奸民。應令夷人悉數交出。定地安插。否則介乎夷漢之間。恃夷犯法。萬一夷人護庇。官法難施。必生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英夷既立馬頭。則馬頭

之外不容上岸。倘或任意闖入掠取牲畜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夷必歸罪於官。即起興兵。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而英夷折毀定海城垣。建造夷樓。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定海。轉盼之間。即非我有。恐非通商體制。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彫敝之故。由於漏銀出洋。夷船既多。漏銀更甚。適令會子交子之弊。將行。國用民用。生機交困。此後雖準以貨易貨。比前更須嚴禁漏銀分毫出洋。殺必無赦。而釁端之開。即在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天河生曰。古人經世之語。當時忽之。往往驗諸數十百載之後。精誠所注。若合符節。雖百世可知也。書中所處。豫海防。抗官法。闢鬼市。縱奸民。行交子。及夷人蓄志天津。多方挾制。由後觀之。不爽銖黍。以公之深心慮事。若此。倘得從容展布。別無蒙面畏蕙輩。掣肘其間。夷雖狡豈至是哉。

周林

李裕見周林而言曰。吾夜夢獲鼎。必得美饌。與子同飲。何如。周林曰。諾。適市有女子攜榼而過者。周林指而言曰。驗矣。吾能取之。裕曰。若相識乎。周林詭應曰。然。是吾西鄰。曩嘗欲納為妾。而妻不容者。他日與子就飲於其家。言已入市。各食參餌而別。女子中表兄。鄉生者。名麟。讀書女家。女父愛其才。議婚有成。說矣。李裕疑周林之與女私也。則夜往潛入自竇。滅火以

即之女子將呼。裕急止之曰。吾周林也。且為夫婦。何以呼為女。疑鄰。遂不語。李裕淫。為既嫁。私以問鄰。鄰曰。未也。悔而縊。女父母訟之。官察厚賄。鄰弗應。治以嚴刑。瘦死於獄中。周林與李裕謀避患。將渡江。李裕待月於江渚。嚮之所見女子者。則披髮握刃。而前曰。何之。是一言而殺吾夫婦兩人者。今復何之。搃之仆於地。遂絕。周林既歸。李喪而自返於室。戶外有履窺之。其婦與一少年坐。而媿。周怒。反扃其門。而闕於室中。婦人舉杖授周。少年奪之以擊周。中額而死。

老農

關忠節公之喪。歸自粵東。時公長子早歿。夫人請以長子之廢。廢次子。長子婦不可。姑婦成訟。卒歸長孫。而次子廢。典降一等。或曰。難廢。國恩也。在家庭為不孝。祖父殺身而卹。及子孫。其又何爭焉。葬之日。有老農扶杖而觀。曰。是亦人耳。向者某尚書侍郎之生。祭之而弗思。及其喪也。哀之而弗敬。今不知敬慕之。何自生也。君子曰。農乃微言。

吹簫賦秋雲

予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制藝代人立言。不能發揮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修齊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慚。二也。對偶束縛。繩墨拘牽。四體為之不適。三

也詩賦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每遇哀絳豪竹按拍清歌及嫠婦怨如宛轉哭泣之聲則悲從中來文思泉湧且呈藝必蒙褒賞是非索索然無真氣也小巖師初以為妄他日命作秋雲賦而使隣人善歌者吹簫西寺以試之既成師笑曰異哉天河信有之手戲題賦後云少年哀感屬天懷刻意吟詩未是才知爾文心似明月浮雲都為管絃開同學諸君遂有吹簫賦秋雲之講

金壺浪墨卷四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州縣積習

州縣為親民之官。品秩不尊。而事權特重。故縣令得人而一邑治。監司能擇州縣而一省治。直省為州縣之積。大吏操牧令之源。上下相維。成法盡善。而事固未易言也。近年京外官多言州縣積弊。獨陶公官御史時。條陳數端。謂宜責重監司。嚴禁弊端。尤為探本之論。一曰勦接交代。州縣蒞任。稟揭前官虧空。必致上司隱怒。或調簡。或改教。甚至假事劾去。而虧空莫敢明言矣。二曰攤派捐款。有善補幫。助賄貼使費等名。州縣力不能應。則於批解錢糧中扣除。而錢糧飭其補解。三曰代備賞號。上司閱兵巡邊。公讌皆由州縣預備賞封。及綴正銀牌之類。甚或先事收入。臨時減扣發給。而巧取益精矣。四曰派辦供給。過境有夫馬酒席站規。同城有月費門包節禮。衙署中一窗一扉一廚一廁。惟耐郭之州縣是問。而闔省均攤焉。五曰壓薦幕友。刑名錢穀。上下盤結。互相汲引。且有歲致束脩。而不請到館者。謂之食坐俸。六曰濫送長隨。州縣既以薦自上司。而不敢辭。長隨又以薦自上司。而無所忌。既難人人飽欲。必致事事生端。七曰委員需索。上司調劑問員。所得無幾。而州縣程儀水腳。積少成多。或因

饋送不遂。厥弄是非。則掣肘更甚。八曰提省羈留。州縣累不勝任。即應據實參劾。乃徒令往
返奔波。以致無累者生累。有累者增累。是重其弊也。故近日牧令疲精於奔走承應之中。救
過於紙札文書之上。十人而聚。無語農桑者。馬百十而聚。無語教化者。馬。其於百姓魚肉也。
百姓視之。虎狼也。抑思累何由而致。是哉。直省大吏受恩深重。若不正本清源。以身率屬。而
徒以不肖州縣為解。恐吏治終無起色也。未幾侍御外用。游擢封圻。坐而言。即起而行。宜其
任艱鉅。戒因循。而力改舊觀歟。

元夕觀燈

淮揚燈節最盛。魚龍獅象禽鳥螺蛤而外。凡農家漁樵百工技藝。各以新意象形為之。頗稱
精巧。鹽務改票以來。商計式微。不及從前繁麗。然銀花火樹。人影衣香。猶見昇平景象。嘗與
福生春遊。作觀燈詞云。重城金鑰開昏霧。碧海銀蟾挂春樹。萬家車馬豔燈宵。我亦隨人踏
歌去。花街雲幕淨無塵。冠玉釵金認未真。歌舞不知何處盛。綺羅盼煞此時人。忽聞百戲前
頭列。舞鳳盤龍行復歇。紛紛人影接香塵。隱隱春心逐明月。縹緲仙音漸散開。嬉遊士女且
徘徊。祇憐景象當春好。豈為魚龍耀眼來。方今玉燭調時令。不駕鰲山入宮禁。天上甯甘清
靜宵。人間纔得豐成慶。歸去銀缸慘淡明。層樓複閣鎖幽情。昇平豈獨元宵樂。莫任金吾放

夜行時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也。

木工

里有王氏富而刻。凡造屋宇。寸釘尺木。匠人不能隱。稽察勤惰尤嚴。每曰汝輩傭。一日工取
值二百。一日以六時計。若任意遊憩。一時能少取三十三文乎。群匠以是怨之。木工某年六
十矣。見王至。偃卧不動。王責其惰。曰病矣。問何病。曰少時傭工於富家。程氏程營花園。督責
急。負重登高。實傷脊。馬令程氏園三易主人矣。破棟頽垣。不可以居。而老夫背痛不止。是以
病而惰耳。王聞之。嗒然而返。

吳門秀士書

入春再至揚州。會於琴園。有南士矜言吳中科第。蘭友曰。子誠吳人。知有科名耳。古人以科
名致身。藉手事業。斯天下之所想望也。若僅曰帖括之利。職位之高。抑吳人自愧之矣。因出
蘇州老秀士上某相國書。笑謂南士曰。此老無科第。而書已傳誦一時。子乃未之見耶。其書
云。惟公應仕三朝。參贊機密。任久寵深。復遇聖明。都俞堂陛。是宜竭忠致力。軍國之事。知無
不言矣。乃自枚卜以來。應有年所。求所謂啟沃君心。宣布美政者。未之前聞。抑安於希旨固
位。全軀保妻子而已耶。非所以慰天下士民之望也。今上御極之初。公未登臺輔。其不敢越

俎而謀者。人臣之分然也。今則儼然相矣。直省凶荒。議蠲議賑。恩不下逮。徒飽胥吏。撫字下考。催科上考。州縣浮征。又倍於昔。剝民媚上。營求美缺。倉庫空虛。官囊既充矣。訟牘積壓。累經年月。酷吏違律。待民如盜矣。軍額既缺。器械不良。操閱如戲。騎射無準矣。調停委署。官無久任。科派差役。勒捐強輸。民無上富。十室九空矣。是豈無可言哉。何寂寂也。諺曰。此將帥之過。督撫藩臬之咎。不足為公病也。宰相之職。亦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鎮四夷。撫百姓。舉賢退不肖而已。他非所知。然則公之所愧者多矣。近歲迭遭水厄。冬雷發聲。春霖壞麥。米價日增。民無宿飽。怨咨愁苦。漸生亂心。尚得謂之陰陽調。四時順乎。失職一。外夷據我城池。辱我民人。殲戮猶恨未盡。乃某相納其厚賂。力主和議。公不於此時極言夷人非誠。不當俯就。亦復隨聲附和。示之以弱。誤國家大計。撫百姓。鎮四夷者。其若是乎。失職二。封疆大吏。能固結民心。通曉兵法者。莫如林。能搏擊豪強。振攝奸盜者。莫如鄧。與周皆所謂賢臣也。當錫級遣戍之時。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竟漠然也。林鄧錫級。逆夷醜酒相賀矣。至河南吳以嚴刑劾周。某亦不敢為周辨。投荒之罪。似乎有由。然竊惜周才之可大用。使終老戍所。非國之利也。英夷之初。據定海也。經畧抑兵。觀望坐失事機。又憫其乏食。迭致饋餉。姚江生擒漢奸頭目二十餘口。悉縱之回。此真驚駭才。令人憤懣。某相貪婪傲慢。閣下當深悉。

其為人豈堪視師東粵。作三軍之司命耶。今果喪師辱國。為逆夷笑。且使安南琉球諸國將有輕我中國之心。使命下之日。閣下諫止其行。當不致有今日。所謂進賢退不肖者。又何如耶。失職三。然是三者。公固無以辭其咎。某亦不忍咎公。何則。盡忠矣。而莫宜恕。今事無鉅細。出自上意。相國之權。滿洲獨重。語云。兩姑之間難為婦。公之謂已。雖然。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君子之立朝也。道不行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閣下廷試第一。不可謂無名。樞密入相。不可謂無位。年逾七秩。不可謂無壽。不於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今為國家計。即為閣下計。欲貧民之不思亂也。莫如沿州縣減錢糧。平米價。罷貪酷之吏。舉賢良廉潔者。與百姓休養生息。是之謂安內。欲夷人之不入寇也。莫如復林節。周之職。東南之事。悉以委之。毋尅期毋掣肘。毋信讒。而以購活漢奸為良策。簡選各有駐防兵。丁於要隘。是之謂攘外。閣下試為上。剴切敷陳。幸而聽從。社稷蒼生之福也。即不然。乞骸歸里。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不亦光昭簡冊哉。不然。百世而下。恐不能為閣下恕也。某不幸。辱與長公子有尊酒之雅。故敢布其區區。惟閣下察之。書辭層層駁詰。可云不惡。而嚴初林公遣戍御史陳慶鏞抗疏力爭。請上收回成命。直聲震天下。周公天爵巡撫河南。嘗歎獄刑髡屬僚命致于吏議。削職發軍臺。公性嚴直。每擒猾盜。輒自鞫得實。立置重典。或用鐵椎擊脛骨。

至碎因時為治與煦姬姑息者不同陳公亦為閩粵間奸宄所畏未幾三公各蒙賜環先後起用聖明在上立賢無方固非草野小臣所能窺測又豈待左右輔弼之陳辭哉

鬼劫

客有自江南來者言英夷互市議定廣東甯波高起洋樓聯綿數里攜妻挈子為久遠生聚計近日初至上海買城北地方十里許土木大興築馬路達於吳淞備不虞也諸夷既與中國立石為界彼又自分疆界英吉利法蘭西為最大美利堅等次之其餘諸小國屬焉上海城北故為叢墓之墟富厚之家遷柩改葬貧民無刀者聽其平毀墳墓木椿石柱澌然直下殘屍粉骨轉眼樓臺居之無疑也俗以水火刀兵為生人劫運是則身後之災鬼亦被劫悲夫先是乾嘉間言火器之利者曰法郎機即法蘭西之轉音道光初江湖貧民張畫於市幕以布而窺之謂之西洋景民間喜壽慶弔陳設繁華室宇器用侈靡僉曰洋氣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賚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

救匪遺孽

國家自平定川湖陝教匪之後中原不見兵革者三十餘年而漏網之徒散匿遠近隱相煽誘仍以傳教為主宿州張義法者從永城魏中沅學彈花織布兩歌皆邪教中之隱語又令

盪膝靜坐。名為坐蓮花。兩手捧腹。名為捧太極。一日三次默誦咒語。名為三省工夫。同時有達官婢蘇姓。年二十餘。姿貌整脩。粗識文字。謂人世無其匹。偶深信中沅教。出家居白雲庵。習修煉之法。自號女媧氏。遠近婦女。奉氏為師。執贄奉東。牲酒香花。踵門稱弟子者不絕。女媧氏卧房之中。重重間隔。分一房為數室。小巷密閣。曲折玲瓏。即白晝持火入。人對面或相觸擊。轉身遁匿。則莫知所之。其幽邃如此。未幾。竟燬於火。義法又妄立名目。傳諸鄉僻。種類紛歧。雖狐鼠餘生。不足為患。第恐緝捕漸弛。滋蔓日甚。燎原之火。未必不始於星星也。

擒匪初起

初四川廣東間盜賊名曰絡匪。貴州曰苗匪。湖南曰會匪。皆不踰時而平。蓋自傅公重庵創脩碉堡。仿堅壁清野之意。聯絡保衛。奸宄無所憑恃。故西南數省。深食其福。惟安徽之廬鳳潁亳。河南之南汝光陳。嚮有白蓮遺黨。劫掠最橫。以朱染髮。號曰紅鬚匪。每一股謂之一捻。小捻數人。數十人。大捻二三百人。是為擒匪之始。自嘉慶甲戌年起。至今不絕。年豐則少靖。歲歉則橫行。大吏聞之。督兵入境。東禽西竄。一兩月不能獲盜。而州縣已精疲力盡。供給艱難。惟有隱忍不言。顛預了事。以圖目前之安便而已。

董阿虎

予少不信報應因果之說然耳目所接福善禍淫彰明較著有令人悚惕而不自已者南關董阿虎擔水為業少失父事母至孝日有餘資則買甘旨奉母母或煩怒虎屏息受責辭氣惟謹每念母年老屈居土室中行坐寒暑不適輒自歎恨辛苦力作積十餘年構茅屋數椽奉母居之或勸虎娶虎曰吾儕小人日贏幾何多一人食則母少一餐然則非食虎力直名之尊母甘旨耳卒不娶他日鄰舍火起延燒至數十家虎既負母避他所獨跪戶外默祈神佑時天燥風烈左右屋宇成焦土而董氏草廬乃屹然獨存

荻莊補襖

先伯父少霞公性至孝未冠先大父棄養力學甚苦及膺鄉薦以大挑知縣籤發東河大母謂曰汝性剛急非所宜遂改教職補金匱訓導迎母就養母畏暑溼不樂居南方數月歸公旁皇思母亦棄官歸孝行載養一齋文集及黃氏世德錄中里居與潘四農邱勤子兩孝廉文酒往還以道義相切劘日讀宋五子書研究理學用程子靜坐法瞑目澄心恆自嚮晦至夜分不倦公故抗直戚友有過面斥不少諱大母每以太剛戒之蓋晚而深自抑下云嘗以三月十三日偕太倉戠子履廣文同邑朱亦儵盧蓉湖及潘四農先生補襖於城北之荻莊時隔岸柳衣園有羣少攜妓喧飲管絃嘈雜而公等行吟水次前喁後于一詠一觴雅俗迥

別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廣文首唱二律以紀其事。公與潘公和之。亦僞先生善畫。作圖以識之。當時一佳話也。廣文詩云。禊事過十日。猶餘半月春。賓朋一尊酒。俯仰百年身。老樹園林古。石泉風味新。別饒閒曠意。魚鳥亦親人。繞屋雲嵐氣。幽棲愛地偏。草根青過雨。柳眼綠迷煙。流水足觴詠。禽聲亦管絃。晚隨南郭叟。歸泛釣魚船。公和作云。別展永和趣。芳華城外新。名園亦陳迹。我輩足閒身。修竹塢前水。綠楊橋上人。猶能入圖畫。長使氣如春。晴野漸成雨。風涼綠地偏。雲間一坡樹。花落半溪烟。斜日度飛鳥。浩波催去船。流觴忽生感。隔岸且鳴絃。四農先生獨成七古一篇云。春光到眼酒到手。城西水綠如春酒。借得荒園貯酒人。東風船繫門前柳。風雨樓空柳弄春。碧苔痕舊草痕新。石畔斷橋今日路。花前歌板昔年人。人去人來如過鳥。飄零陳迹知多少。百歲長拚汗漫遊。一尊便覺江湖小。千里江湖幾點萍。偶然幽境續蘭亭。鶯啼兩岸樹陰綠。鷗泛一池天影青。婁東才子群書庫。老農南郭烟霞趣。吾舅盧敖一輩人。邱遲詩句黃滔賦。披襟一笑話清寒。貴客還推首蓓盤。畫上青山何處賣。囊中綠綺向誰彈。今古風流入蕭瑟。石欄自點詞人筆。誰家低唱醉紅裙。吾輩清吟消白日。白日低山飛亂鴉。一聲歸槩落溪霞。重來此地尋秋禊。漁唱西風菰又花。養一齋集即先生所著詩文。非李申者。北洛之養一齋也。先生名德與戊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盛為竹汀錢氏高足弟。

子名大士以詩文著聲畧江朱名紱自稱南郭老農伯父諱以炳

牀下星光

予性好月香一爐茗一甌書一卷相對徹夜不倦也一夕方就南窗讀書同人鼾齧之聲達於戶外顧視牀下有星光兩點閃爍不定予拍案驚之而沒頃之再見再喝之遂隱比就枕卧甫及天明東室張子揖韓呼曰屢不見矣未幾王子冠山又詫曰衣不在矣於是同起搜尋至予榻下天光自牆外入燭之穴大如甕然後知前夕所見兩星乃竊賊之目與燈光相射者也自悔當時不即擒得然一卧牀上一匿牀下實偏處此正不知其踣踏何如耳

學可齋詩

近兩年讀書實應城北之陸氏莊柴門臨水老樹環村鶯白鳧青綠野如畫門以內庭羅花草室滿圖書則小巖先生之學可齋也每日課餘侍先生論列古今得失並雜舉忠孝節義以相勸勉或圍爐集飲或短檠迎涼春深則舞蝶窺人秋爽則寒蟬弔月幽境斯洽真情自怡別有西寺高僧東鄰老圃執幽風而詢農事舉爾雅以證魚經牧唱樵歌與書聲上下致足樂也先生詩集寄都門某公選定震鈞祇記一二斷句如安豐道中云漁舍朝成市花田歲有秋夜行云匹馬衝烟出孤燈影夢行涿州云沙路飛塵雨虹橋走石雷贈友云聯吟消

積雪賭酒接殘星。秋風云才疏只合藏身拙。命好翻愁報國難。偶感云落花心事憐今日。鬪草風情減去年。驢背云斜笠衝風時作語。曉鞍侵雪不知寒。此皆先生少作。然已超軼時輩。獨寄遙情。時家兄叔丹庶春皆至。叔丹以古賦擅長。時藝能闡發聖賢精義。先生笑曰。小黃當為阿兄退舍矣。

周生

周生者。楚人。忘其名。性迂僻。能聽無聲之聲。嘗與感澤同飲酒樓。假寐片刻。時天宇澄霽。庭柯晏然。周忽曰。南風作矣。無何飄忽澎湃。揚塵突堞。屋宇為之震動。周曰。是行甚疾。頃吾言時。風尚在閩浙間也。他日會集友人所。群蟻往來闕下。周曰。是言室西南隅米穀所儲。明日將雨。曷往運諸。主人趨視。果有碎米糝糠數撮。蓋飼雞之餘。眾詰其故。周曰。吾少重聽。致精於耳二十年。今遂若此。因誦庾子山專精壹志金石為之開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句。長嘯而出。眾方錯愕。而主人妻妾交詬之聲。達於客所。回憶周語為之粲然。感澤以告鉢池生。生曰。非算數。即邪術。不則六壬課之流耳。其謂得之耳聽者妄也。

壬甲

道光二十四年夏。歸自寶應。同舟彭貳尹者。江西人。說新城王氏兄弟。甲乙同居。甲妻李。乙

妻陳陳美而賢李妒而很而貌亦中人乙為土寇所掠數年無音耗甲與李謀曰乙久不歸其殆死矣今有婦在情而能食不如嫁之且姿美可得厚聘他日示意於陳不可強之以死自誓由是變易素服深自謹飭李言於夫曰是不可以善處若與媒氏議之第求多金強載而去何患不從甲曰善城有富人將納妾以百金聘之甲既得金私與媒氏約曰陳善作偽語以為妾必不願若夜以火入見白飾髻髮戴之及城而後改粧馬事則諧矣屆期甲先出若為不知者陳氏將卧聞門外喧擾聲既又刺刺作私語竊聽一二知有變急滅燈火為投繯計李遽闖入曳陳出陳不從互相支拄兩人假髻皆墮地時迎娶之人催促擾攘李曰勿亟行即出矣勿遽問足蹴地上有物拾之髻也戴之而出眾見髻髮白飾洵扶曳登輿李呼誤眾人皆不聞及城粧易李復自辨非是富人舉酒笑曰是遁辭也新人豈有誤者即誤不可反矣代解衣扣遂與成婚明日甲歸大恚陳初不解其故至是始知李之誤代已行也甲欲反婦詐索富人多金不允將訟諸官眾人調停未定而乙竟還家陳訴知變服之由相持大哭甲聞乙返棄婦於富室而遁終身不敢復歸天河生曰巧哉天也

漕變

皖北州縣差役每遇詞訟納錢請票而數倍取償於百姓歷任官皆以為肥由是差役橫行

甲於他省。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價。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百姓感之。遂奉人傑為首。抗糧不完。聚眾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官。解散黨羽。調兵縱謀。擒首亂數人。事甫定。而有耒陽之變。耒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太重。集眾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及其部署未定。斃斬數十人。平之。大鵬亦諸生家。小康。倡亂數日。身死家滅。不可謂非愚矣。然非有司激變。豈至是哉。同時江浙均有抗糧案。幸未起事而平。皖北自豫河再決。失業思亂者多。又毗連河南山東。刀劍以嬉習為風俗。此大吏有心者之責也。曩聞北人李某官於皖。愛養百姓。禁革差役諸弊。以不阿上為撫軍張氏劾去之。及周公天爵復之。而李明府不願出矣。

洪秀泉

廣西土瘠民貧。獷狃雜處林深。善密久為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夷和議大定。諗知武備廢弛。官兵懦弱。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折洪字。以三、八、二、十一為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眾。每歲徵銀五兩。名為香火。實則供其饗。發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為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種類繁多。而德元藏跡愈深。歸之者愈多。廣

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全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頗體質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為秀全演說古今成敗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一日秀泉病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怪誕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思稱耶穌神異上帝命勸世人皈依耶穌免禍得福動輒僵卧一室禁人窺伺私攜乾糧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飢也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衍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強取不多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往投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泉與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沈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衆勢益張

鄉闈章程

七月初八日赴試金陵同行者劉文鏡青喬二劍秋及予兄弟六人先是正考官文慶私攜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事覺被議副主試胡編修林翼及監臨以下官坐失察降罰有差由是文闈別弊功令較嚴江南合兩省為一與試者多至萬六七千嚮因點名擁擠停止搜檢竟一晝夜而不能藏事自林公少穆開藩江甯分為三路點名先期核計各屬人數多寡按照時刻分配均勻又刊印章程隨卷給發某時某路點某學一目瞭然每屆一時發破懸旗

大書三路應點學分由內而外以及街衢巷渡無不周知蓋陰以兵法部勒之事不繁而易舉申酉間即可扁門場內則騰錄對讀與夫粥飯水夫之類無不躬自稽察就號舍而親嘗之故士林洽然感頌近日遵用其法而人數不均時刻以中路為早遲而左右不齊懸旗則內外不符擁塞紛亂自若也有治人無治法信哉言乎。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解纜後三日泊舟高郵之露筋祠祠奉女象據米元章碑文當是唐宋間人蓋清潔自守被蚊蟻露筋而死者陶公雲汀以御史巡漕禱冰於此翌日冰泮北風大作空運船全數出江始得奏請錫封賜名貞應自是靈異益著祠中聯額極多記其一聯云冷月照寒塘十里殘荷香未歇夕陽沈古渡一湖秋水影長清陳曼生句云清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有集漁洋詩者云湖邊孤寺半煙簾門外野風開白蓮不即不離而貞潔自見鏡青丈為誦先君雨過高郵句云重來覽社水雲低細雨桑鳩隔樹啼盡日推蓬晴不得浪花都到藕塘西岫花籠霧柳籠烟繞郭禪林塔影圓三十六陂秋在否碧湖涼雨水如天覽社湖名嘗見珠光湖市

棲霞

行抵瓜洲。劍秋指點金焦。兵燹之餘。名山無恙。幸矣。先君渡江詩云。一氣走乾坤。江濤扶
怒奔。四圍山作岬。萬里海為門。地拆東南險。雲翻日月昏。古來天塹處。幾輩壯心存。又江
行曉月句云。斜月忽西落。孤帆開向東。五更滄海日。一葉大江風。宿霧含元氣。群山隱太
空。馮夷莫吹浪。身在混茫中。明日沂江而上。萬山如馬。遠接金陵。別有凌空一峯。矗立
雲表。望山頂如有叢茅。鏡青曰。夥哉。此棲霞寺前銀杏二株也。大可十數圍。相傳為六朝
時物。蓋竟曰西南行。葺葺者常在目也。

燕子磯

燕子磯如鳥張翼向東北。迎人飛來。磯石如喙。凸出江外。其下陡壁轉縮。入若孤懸。天半
者然。同人登御詩亭。行吟眺望。予獨走磯上。足逡巡二分。垂在外。誦坡翁大江東去詞。及
曹孟德烏鵲南飛之句。忽有一人躡足大呼曰。墮矣。時江上漁舟百數。皆仰望驚叫。同人
為之失色。予回視其人。則通州張仲綬也。相與大笑而行。鏡青丈曰。戲不可若是其甚也。
幸而不墮。不可謂能不幸而墮。不足為勇。劍秋云。太史公有泰山鴻毛之喻。設竟墮而不
起。亦可謂萬古雲霄一羽毛耳。同人復大笑。先君有燕子磯晚泊詩云。入夜蔽宮靜。當頭

鬼魄升。水明千片玉。星點萬橋燈。地澗心神朗。時平景象澄。誰人攜鐵篋。絕頂約同登。當時鄰船撇。遂故云。

報恩寺塔

萬點飛花竟。渺茫石頭秋。老古臺荒雲。分山色。千峯白。江落天涯一綫黃。衰草孤城餘。王氣夕陽僧殿時。靈光更誰指。點談經處。夢裏南朝恨。轉長此先君雨花臺。句也。臺與報恩寺相近。寺中浮屠十三級。四壁金身佛像。低眉努目。觸境皆是。其外則金碧宏麗。雕鏤空靈。相傳為東南第一塔。梯登六七級。望金陵城中。形勢歷落。萬山合沓。虎踞龍蟠。曠哉觀乎。再上二三層。白日如丸。天風浩蕩。浮雲飛鳥。轉出其下。視下界人物。如鴻濛未闢時也。由寺而南。為方正學祠堂。上一聯云。管仲不為着這件麻衣。十族章身。都有具成。王安在看那枝鐵筆。萬人指點。到於今。佛寺令人靜。此令人敬。敬與靜之分。儒釋之等。次智愚賢不肖。固有之良知也。

秦淮

遊金陵者必誇秦淮。風亭月榭。簫管凌雲。輒謂此間樂不思歸也。不知天下樂境。大率局外者味之彌深。一入其中。索然意倦。久而不返。且將有不樂者至矣。蕩小舟。設醇酒。一二

知已容與於丁簾水閣之間。人影迷離。皆國色也。歌聲縹緲。無往而非法曲仙音也。不此之樂。而必欲身入彀中。陋矣。予家讀書近十世。足不履邪曲地。至予兄弟。已多過行。然決不如世俗之放軼踰閑也。先君秦淮句云。月明吹簫十三樓。照得紅顏水不秋。狎客心情宜共醉。大家歌舞本無愁。夢迴南國銷金粉。簾捲西風冷玉鈎。莫唱後庭花一闌。不堪回首帝王州。

靈谷寺

感澤招遊鍾山策騎同往。由孝陵至靈谷寺。虬松怪柏。分列成行。題詩避上云。平原蒼翠入秋宜。萬古悲涼會此期。環拱山河神肅穆。凋零花草骨清奇。遙天鐘磬聞仙梵。立馬風雲失羽儀。王氣禪心各流水。爛柯棋局竟誰欺。寺有石屏高二丈許。寬如其十之八。光滑如鏡。即為佛座屏風。又鐵剪一具。兩股橫徑七八尺。長則倍之。委之苔蘚之間。同人力舉不少動。老僧曰。是從南海飛來。不計其年矣。感澤不信。僧曰。疾風震雷之時。飛砂走石。地可動。山可移。於一剪乎。何有。山半有泉。距寺里許。寺僧截竹為筒。高下曲折。首尾相銜。達於厨下。飲之清冽而甘。憩息既久。薄暮馳歸。人海叢中。燈火漸上。馬上口占云。半街斜日綺樓開。香作輕塵錦作堆。擾擾萬人分道立。寶鞍聽馬看山回。

宏濟寺

觀音門外諸佛寺。沿江負山。深秀奇嶺。幾於日不暇給。宏濟為諸寺之一。中有老僧。跣坐石洞中。不食不言。不知其年歲。鼻息若有若無。據言終歲如是。非偽為惑人者。歸舟過此。游覽既徧。復登磯上。紀之以詩云。銅魚初放城村酷。未開市。放權秋江湄。浩然歷諸寺。老僧淡無言。古佛笑相視。出門復入門。異境勃然至。一石龜伸趺。一壁鳥張翅。朽蔓蛟龍蟠。怪木虎狼峙。陽崖形遠據。陰澗勢深閉。當頭一傾頽。性命不可冀。造物何精靈。萬象恣游戲。設想境已窮。一轉一天地。履平暮高。竊雄磯鬱奇。氣幽深靈奧。區豁然曠無際。天空雲去遲。山遠鳥飛細。隔江伊何人。蒙茸樹如蓋。此邦本大都。閱歷幾王帝。人事如風帆。順逆互興替。相將就漁人。置酒一沈醉。快哉薄暮歸。雲物關奇麗。

石城橋夷人

石城橋有夷人三。不知其國。碧睛高準。鬚髯環肥。從一通事。操粵音。各攜書籍數十。幘字皆漢文。問之曰。天主傳也。畧言天主生三子。季曰耶穌。捨身救人。刑四肢於十字木而死。故西洋皆奉其教。書生某聞而詰之曰。奈何不奉孔孟而奉天主。通事傳其語曰。天主大。我不知有孔孟。書生憤而詈之。通事怒形於色。嗷嗷然轉以告夷。夷人遽前毆生。眾方調解。有壯士

排衆直前曰。夷何在。衆指曰。此壯士。曰。為我言。天主當奉之。故當理。我首服焉。一語不當。伸臂擬之曰。此鐵拳。不畏汝也。通事。歷言。救人。被刑事。壯士曰。盡乎。曰。盡矣。曰。捨身救人。不可謂非慷慨士。雖然。天主。祇一身乎。抑有百千萬億身乎。天主而能百千萬億其身。誠吾教所不逮矣。不然。天下待救者甚多。而天主更無二身。其奈之何。吾教不必捨身。而能救天下萬人。孰大孰小。夷既瞠目相視。衆皆笑。壯士曰。汝國亦有男女。亦相配合否乎。曰。然。曰。生子由乳哺。以及孩提。必待父母而育乎。曰。然。曰。猶是父母夫妻者。是非天主教矣。且汝國疾痛罪苦。不之其人。何不人人捨身以救人。已則不能。而以勸我。其意何居。夷。不能發一語。衆益笑。書生亦大快。壯士叱曰。速行。毋溷我拳。通事護之而去。明日。官索困夷者甚急。有被繫者。鉢池山農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予聞英法之雄長西洋也。皆以天主誘人。從其教者。輒為所蔽。夷之學藝也。不成不已。其賦性也。堅而忍。每行一事。前者既死。後者繼之。期於必就。三十年之後。此教其盛行乎。甲辰八月白門舟次記。

試院旗竿

吾郡試院前旗竿斗中。烏雀結巢。衆雛啞啞。一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居人見竿梢火光閃爍。歷歷谷鑿痕。欲下不下。盤旋久之。既乃從斗底直劈至地。竿木分析為二。搖搖如懸旌。而

斗中群鳥無恙也。夫以天地之大，雷霆之威，猶不忍於微細之物，彼傷胎破卵，貪饕嗜殺者，獨不動於心耶？

牛女詞

臘八後四日，戚友來賀嘉禮，設饌飲馬，以牙籌書歲時故事為題，拈得者即席成詩，酒有三品，以詩為次，予適得牛女詞云：牽牛聘織女，碧漢結宮宇。織女歸牛郎，郎耕儂采桑。東海扶桑有時盡，人間兒女漫猜疑。一年一度一相見，十二萬年無別離。

